



# 草房子

曹文轩

本书是曹文轩的代表作，也是他最成熟、最完美的作品。它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梦想、关于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桑桑的男孩，他生活在一个叫草房子的地方。在这里，他经历了许多难忘的事情，也遇到了许多对他影响深远的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关于生活的哲理书。它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心中有爱，有梦想，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曹文轩儿童文学系列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 目录

## Content

[前言](#)

[第一章 秃鹤](#)

[第二章 纸月](#)

[第三章 白雀（一）](#)

[第四章 艾地](#)

[第五章 红门\(一\)](#)

[第六章 细马](#)

[第七章 白雀\(二\)](#)

[第八章 红门\(二\)](#)

[第九章 药寮](#)

## 前言

草房子

作者：【中国】曹文轩 著

作者简介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有文学作品集、长篇小说《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白栅栏》、《甜橙树》、《追随永恒》、《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15种。主要学术著作有《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小说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面对微妙》、《曹文轩文学论集》等。主编《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五十年中国小说选》、《现代名篇导读》、《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外国儿童文学名作导读本》等。有作品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曾获国家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意大利第十三届Giffoni电影节“铜狮”奖、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中国时报》1994年度十大优秀读物奖等学术奖和文学奖30余项。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讲究品位的少年长篇小说。作品写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六年中，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撼动人心的故事：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残缺男孩对尊严的执著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这一切，既清楚又朦胧地展现在少年桑桑的世界里。这六年，是他接受人生启蒙教育的六年。

作品格调高雅，由始至终充满美感。叙述风气谐趣而又庄重，整体结构独特而又新颖，情节设计曲折而又智慧。荡漾于全部作品的悲悯情怀，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松懈、情感日趋淡漠的当今世界中，也显得弥足珍贵、格外感人。整个叙述既明白晓畅，又在文字下保持了足够的深度，是那种既是孩子喜爱亦可供成人阅读的儿童文学作品。

那是一九六一年八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十四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高一幢的房顶。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子就全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这个男孩桑桑，忽然地觉得自己想哭，于是就小声地呜咽起来。

明天一大早，一只大木船，在油麻地还未醒来时，就将载着他和他的家口远远地离开这里——他将永远地告别与他朝夕相伴的这片金色的草房子……

# 第一章 秃鹤

## 1

秃鹤与桑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班同学。

秃鹤应该叫陆鹤。但因为他是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秃鹤。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每到秋后，那枫树一树一树地红起来，红得很耐看。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他们一个一个地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的脚步，在一旁静静地看。那些秃顶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遇到枫叶密集，偶尔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像沙里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秃鹤已许多次看到这种笑了。

但在桑桑的记忆里，秃鹤在读三年级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秃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村也不光就他一个人是秃子，又或许是因为秃鹤还太小，想不起来自己该在意自己是个秃子。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的，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叫陆鹤。

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瘢痕，光滑得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地亮，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醮了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事实上，秃鹤的头，是经常被人抚摸的。后来，秃鹤发现了孩子们喜欢摸他的头，就把自己的头看得珍贵了，不再由着他们想摸就摸了。如果有人偷偷摸了他的头，他就会立即掉过头去判断，见是一个比他弱小的，他就会追过去让那个人在后背上吃一拳；见是一个比他有力的，他就会骂一声。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得付秃鹤一点东西：要么是一块糖，要么是将橡皮或铅笔借他用半天。桑桑用一根断了的格尺，就换得了两次的抚摸。那时，秃鹤将头很乖巧地低下来，放在了桑桑的眼前。桑桑伸出手去摸着，秃鹤就会数道：“一回了……”桑桑觉得秃鹤的头很光滑，跟他在河边摸一块被水冲洗了无数年的鹅卵石时的感觉差不多。

秃鹤读三年级时，偶然地，好像是在一个早晨，他对自己的秃头在意起来了。秃鹤的头现在碰不得了。谁碰，他就跟谁急眼，就跟谁玩命。人再喊他秃鹤，他就不再答应了。并且，谁也不能再用东西换得一摸。油麻地的屠夫丁四见秃鹤眼馋地看他肉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足有二斤重的一块，用刀尖戳了一个洞，穿了一截草绳，然后高高地举在秃鹤眼前：“让我摸一下你的头，这块肉就归你。”说着，就要伸出油腻的手来。秃鹤说：“你先把肉给我。”丁四说：“先让我摸，然后再把肉给你。”秃鹤说：“不，先把肉给我。”丁四等到将门口几个正在闲聊的人招呼过来后，就将肉给了秃鹤。秃鹤看了看那块肉——那真是一块好肉！但秃鹤却用力向门外一甩，将那块肉甩到了满是灰土的路上，然后拔腿就跑。丁四抓了杀猪刀追出来。秃鹤跑了一阵却不再跑了。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面对着他抓着锋利刀子的丁四。丁四竟不敢再向前一步，将刀子在空中挥舞了两下，说了一声“小秃子”，转身走了。

秃鹤不再快活了。

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下雨，但天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的亮。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在那把红油纸伞下正注视着他的头。他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她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了河边那片竹林里。

雨沙沙沙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秃鹤捡起一块瓦片，砸了过去，惊得那几只鸭子拍着翅膀往远处游去。秃鹤又接二连三地砸出去六七块瓦片，直到他的瓦片再也惊动不了那几只鸭子，他才罢手。他感到有点凉了，但直到上完一节课，他才抖抖索索地走向教室。

晚上回到家，他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了。”

“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人欺负我。”

“那为什么说不上学?”

“我就是不想上学。”

“胡说!”父亲一巴掌打在了秃鹤的头上。

秃鹤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哭了。

父亲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转身坐到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的一张凳子上，随即，秃鹤的秃头就映出了父亲手中忽明忽暗的烟卷的亮光。

第二天，父亲没有逼秃鹤上学去。他去镇上买回几斤生姜：有人教了他一个秘方，说是用生姜擦头皮，七七四十九天，就能长出头发来。他把这一点告诉了秃鹤。秃鹤就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地让父亲用切开的姜片，在头上来回擦着。父亲擦得很认真，像一个想要让顾客动心的铜匠在擦他的一件青铜器。秃鹤很快就感到了一种火辣辣的刺痛。但秃鹤一动不动地坐着，任由父亲用姜片去擦着。

桑桑他们再见到秃鹤时，秃鹤依然还是个秃子，只不过那秃头有了血色，像刚喝了酒一样。

不知是纸月还是香椿，当秃鹤走进教室时，闻到了一股好闻的生姜味，便轻轻说出声来：“教室里有生姜味。”

当时全班的同学都在，大家就一齐嗅鼻子，只听见一片吸气声。随即都说确实有生姜味。于是又互相地闻来闻去，结果是好像谁身上都有生姜味，谁又都没有生姜味。

秃鹤坐在那儿不动。当他感觉到马上可能就有几个鼻子顺着气味的来路嗅呀嗅的就要嗅到他，并直嗅到他的头上时，说了一声“我要上厕所”，就赶紧装出憋不住的样子跑出了教室。他跑到了河边上，用手抠了一把烂泥，涂在了头上，然后再用清水洗去。这样反复地进行了几次，直到自己认为已经完全洗去生姜味之后，才走回教室。

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秃鹤的头上依然毫无动静。

夏天到了，当人们尽量从身上、脑袋上去掉一些什么时，秃鹤却戴着

一顶父亲特地从城里买回的薄帽，出现在油麻地人的眼里。

## 2

桑桑是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小学的校园里，也是一幢草房子。

油麻地小学是一色的草房子。十几幢草房子，似乎是有规则，又似乎是没有规则地连成一片。它们分别用作教室、办公室、老师的宿舍，或活动室、仓库什么的。在这些草房子的前后或在这些草房子之间，总有一些安排，或一丛两丛竹子，或三株两株蔷薇，或一片花开得五颜六色的美人蕉，或干脆就是一小片夹杂着小花的草丛。这些安排，没有一丝刻意的痕迹，仿佛这个校园，原本就是有的，原本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幢一幢草房子，看上去并不高大，但屋顶大大的，里面很宽敞。这种草房子实际上是很贵重的。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麦秸盖成的，而是从三百里外的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那茅草旺盛地长在海滩上，受着海风的吹拂与毫无遮挡的阳光的曝晒，一根一根地都长得很有韧性，阳光一照，闪闪发亮如铜丝，海风一吹，竟然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用这种草盖成的房子，是经久不朽的。这里的富庶人家，都攒下钱来去盖这种房子。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那上面的草又用得很考究，很铺张，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家的选草都严格，房顶都厚，因此，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里，冬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静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但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房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

桑桑喜欢这些草房子，这既是因为他是草房子里的学生，又是因为他的家也在这草房子里。

桑桑就是在这些草房子里、草房子的前后与四面八方来显示自己的，来告诉人们“我就是桑桑”的。

桑桑就是桑桑，桑桑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这倒不是因为桑桑是校长的儿子，而仅仅只是因为桑桑就是桑桑。

桑桑的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古怪的行为，是一贯的。桑桑想到了自己有个好住处，而他的鸽子却没有——他的许多鸽子还只能钻墙洞过夜或孵小鸽子，他心里就起了怜悯，决心要改善鸽子们的住处。那天父亲与母亲都不在家时，他叫来了阿恕与朱小鼓他们几个，将家



中的碗柜里的碗碟之类的东西统统收拾出来扔在墙角里，然后将这个碗柜抬了出来，根据他想像中的一个高级鸽笼的样子，让阿恕与朱小鼓他们一起动手，用锯子与斧头对它大加改造。四条腿没有必要，锯了。玻璃门没有必要，敲了。那碗柜本有四层，但每一层都大而无当。桑桑就让阿恕从家里偷来几块板子，将每一层分成了三档。桑桑算了一下，一层三户“人家”，四层共能安排十二户“人家”，觉得自己为鸽子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心里觉得很高尚，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当太阳落下，霞光染红草房子时，这个大鸽笼已在他和阿恕他们的数次努力之后，稳稳地挂在了墙上。晚上，母亲望着一个残废的碗柜，高高地挂在西墙上成了鸽子们的新家时，将桑桑拖到家中，关起门来一顿结结实实的揍。但桑桑不长记性，仅仅相隔十几天，他又旧病复发。那天，他在河边玩耍，见有渔船在河上用网打鱼，每一网都能打出鱼虾来，就在心里希望自己也有一张网。但家里却并无一张网。桑桑心里痒痒的，觉得自己非有一张网不可。他在屋里屋外转来转去，一眼看到了支在父母大床上的蚊帐。这明明是蚊帐，但在桑桑的眼中，它却分明是一张很不错的网。他三下两下就将蚊帐扯了下来，然后找来一把剪子，三下五除二地将蚊帐改制成了一张网，然后又叫来阿恕他们，用竹竿做成网架，撑了一条放鸭的小船，到河上打鱼去了。河两岸的人都到河边上来看，问：“桑桑，那网是用什么做成的？”桑桑回答：“用蚊帐。”桑桑心里想：我不用蚊帐又能用什么呢？两岸的人都乐。女教师温幼菊担忧地说：“桑桑，你又要挨打了。”桑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两岸那么多有趣的目光注视下，他却还是很兴奋地沉浸在打鱼的快乐与冲动里。中午，母亲见到竹篮里有两斤鱼虾，问：“哪来的鱼虾？”桑桑说：“是我打的。”“你打的？”“我打的。”“你用什么打的？”“我就这么打的呗。”母亲忙着要做饭，没心思去仔细考查。中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着鱼虾，吃着吃着，母亲又起了疑心：“桑桑，你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借着嘴里正吃着一只大红虾，故意吱吱唔唔地说不清。但母亲放下筷子不吃，等他将那只虾吃完了，又问：“到底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一手托着饭碗，一手抓着筷子，想离开桌子，但母亲用不可违抗的口气说：“你先别走。你说，你用什么打的鱼虾？”桑桑退到了墙角里。小妹妹柳柳坐在椅子上，一边有滋有味地嚼着虾，一边高兴地不住地摆动着双腿，一边朝桑桑看着：“哥哥用网打的鱼。”母亲问：“他哪来的网？”柳柳说：“用蚊帐做的呗。”母亲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房间里去。过不多一会，母亲又走了出来，对着拔腿已跑的桑桑的后背骂了一声。但母亲并没有追打。晚上，桑桑回来后，母亲也没有打他。母亲对他的惩罚是：将他的蚊帐摘掉了。而摘掉蚊帐的结果是：他被蚊子叮得浑身上下到处是红包，左眼红肿得发亮。

眼下的夏天，是地地道道的夏天。太阳才一露脸，天地间便弥漫开无形的热气，而当太阳如金色的轮子，轰隆隆滚动过来，直滚到人的头顶上时，天地间就仿佛变得火光闪闪了。河边的芦苇叶晒成了卷，一切植物都无法抵抗这种热浪的袭击，而昏昏欲睡地低下了头。大路上，偶尔有人走过，都是匆匆的样子，仿佛在这种阳光下一旦呆久了，就会被烧着似的。会游泳与不会游泳的孩子，都被这难忍的炎热逼进了河里。因此，河上到处是喧闹声。

桑桑已在水中泡了好几个钟头了，现在他先到岸上来吃个香瓜，打算吃完了再接着下河去。他坐在门坎上一边吃着，一边看着母亲拿了根藤条抽打着挂满了一院子的棉被与棉衣。他知道，这叫“曝伏”，就是在最炎热的伏天里将棉被棉衣拿到太阳光下来晒，只要晒上那么一天，就可以一直到冬天也不会发霉。母亲回屋去了。桑桑吃完瓜，正想再回到河里去，但被突发的奇想留住了。他想：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将棉衣棉裤都穿上，人会怎样？他记得那回进城，看到卖冰棍的都将冰棍捂在棉套里。他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被棉套死死捂着，冰棍反而不溶化。这个念头缠住了他。桑桑这个人，很容易被一些念头所缠住。

不远处，纸月正穿过玉米丛中的田埂，上学来了。纸月戴了一顶很好看的凉帽，一路走，一路轻轻地用手抚摸着路边的玉米叶子。那时，玉米正吐着红艳艳的或绿晶晶的穗子。纸月不太像乡下的小女孩，在这样的夏天，她居然还是那么白。她的脸以及被短袖衫和短裤留在外面的胳膊与腿，在玉米丛里一晃一晃地闪着白光。

桑桑往屋里瞥了一眼，知道母亲已在竹床上午睡了，就走到了院子里。他汗淋淋的，却挑了一件最厚的棉裤穿上，又将父亲的一件肥大的厚棉袄也穿上了身，转眼看到大木箱里还有一顶父亲的大棉帽子，自己一笑，走过去，将它拿出，也戴到了水淋淋的头上。桑桑的感觉很奇妙，他前后左右地看了一下，立即跑出了院子，跑到了教室中间的那片空地上。

那时，纸月也已走进了校园。

但桑桑装着没有看见她，顺手操了一根竹竿，大模大样地在空地上走。

首先发现桑桑的是蒋一轮老师。那时，他正在树荫下的一张竹椅上打盹，觉得空地上似乎有个人在走动，一侧脸，就看见了那样一副打扮的桑桑。他先是不出声地看，终于忍俊不禁，噗哧一声笑出来。随即起

来，把老师们一个一个地叫了出来：“你们快来看桑桑。”

过一会就要上课了，各年级的学生们正在陆继地走进校园。

桑桑为他们制造了一道风景。桑桑经常为人们制造风景。

纸月将身子藏在一棵粗壮的梧桐后，探出脸来看着桑桑。

桑桑似乎看到了那一对乌溜溜的眼睛，又似乎没有看见。

空地周围围了许多人，大家都兴高彩烈地看着。不知是谁“嗷”了一声，随即得到响应，“嗷嗷”声就在这流火的七月天空下面回响不止，并且愈来愈响。桑桑好像受到了一种鼓舞，拖着竹竿，在这块空地上，小疯子一样走起圆场来。

过不一会，“嗷嗷”声又转换成很有节奏的“桑桑!桑桑!……”

桑桑就越发起劲地走动，还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来。桑桑将这块空地当作了舞台，沉浸在一种荡彻全身的快感里。汗珠爬满了他的脸，汗水流进了他的眼睛，使他睁不开眼睛。睁不开眼睛就睁不开眼睛。他就半闭着双眼打着圆场。或许是因为双眼半闭，或是因为无休止地走圆场，桑桑就有了一种陶醉感，像那回偷喝了父亲的酒之后的感觉一模一样。

四周是无数赤着的上身，而中间，却是隆冬季节中一个被棉衣棉裤紧紧包裹的形象。有几个老师一边看，一边在喉咙里咯咯咯地笑，还有几个老师笑得弯下腰去，然后跑进屋里喝口水，润了润笑干了的嗓子。

桑桑这回是出尽了风头。

正当大家看得如痴如狂时，油麻地小学又出现了一道好风景：秃鹤第一回戴着他父亲给他买的帽子上学来了。

不知是谁第一个看到了秃鹤：“你们快看呀，那是谁?”

“秃鹤!”“秃鹤!”“是秃鹤!”那时，秃鹤正沿着正对校门的那条路，很有派头地走过来。

秃鹤瘦而高，两条长腿看倒也好看，只是稍微细了一点。现在，这两条

长腿因穿了短裤，暴露在阳光下。他迈动着这样的腿，像风一般，从田野上荡进了校园。秃鹤光着上身，赤着脚，却戴了一顶帽子——这个形象很生动，又很滑稽。或许是因为人们看桑桑这道风景已看了好一阵，也快接近尾声了，或许是因为秃鹤这个形象更加地绝妙，人们的视线仿佛听到了一个口令，齐刷刷地从桑桑的身上移开，转而来看秃鹤，就把桑桑冷落下了。

秃鹤一直走了过来。他见到这么多人在看他，先是有点小小的不自然，但很快就换到了另样的感觉里。他挺着瘦巴巴的胸脯，有节奏地迈着长腿，直朝人群走来。现在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帽子：雪白的一顶帽子，这样的白，在夏天就显得很稀罕，格外的显眼；很精致的一顶帽子，有优雅的帽舌，有细密而均匀的网眼。它就这样地戴在秃鹤的头上，使秃鹤陡增了几分俊气与光彩。

仿佛来了一位贵人，人群自动地闪开。

没有一个人再看桑桑。桑桑看到梧桐树后的纸月，也转过身子看秃鹤去了。桑桑仿佛是一枚枣子，被人有滋有味地吃了肉，现在成了一枚无用的枣核被人唾弃在地上。他只好拖着竹竿，尴尬地站到了场外，而现在走进场里来的是潇洒的秃鹤。

### 3

当时，那纯洁的白色将孩子们全都镇住了。加上秃鹤一副自信的样子，孩子们别无心思，只是一味默默地注视着。但在仅仅过了两天之后，他们就不再愿意恭敬地看秃鹤了，心里老有将那顶帽子摘下来再看一看秃鹤的脑袋的欲望。几天看不见秃鹤的脑袋，他们还有点不习惯，觉得那是他们日子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点缀。

桑桑还不仅仅有那些孩子的一般欲望，他还有他自己的念头：那天，是秃鹤的出现，使他被大家冷落了，他心里一直在生气。

这天下午，秃鹤的同桌在上完下午的第一节课后，终于克制不住地一把将那顶帽子从秃鹤的头上摘了下来。

“哇！”先是一个女孩看到了，叫了起来。

于是无数对目光，象夜间投火的飞蛾，一齐聚到了那颗已几日不见的秃

头上。大家就像第一次见到这颗脑袋一样感到新奇。

秃鹤连忙一边用一只手挡住脑袋，一边伸手向同桌叫着：“给我帽子！”

同桌不给，拿了帽子跑了。

秃鹤追过去：“给我！给我！给我帽子！”

同桌等秃鹤快要追上时，将帽子一甩，就见那帽子象只展翅的白鸽飞在空中，未等秃鹤抢住，早有一个同学爬上课桌先抓住了。秃鹤又去追那个同学，等秃鹤快要追上了，那个同学如法炮制，又一次将那顶白帽甩到了空中。然后是秃鹤四处追赶，白帽就在空中不停地飞翔。这只“白鸽”就成了一只被许多人捧着、失去落脚之地而不得不停一下就立即飞上天空的“白鸽”。

秃鹤苦苦地叫着：“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帽子又一次地飞到了桑桑的手里。桑桑往自己的头上一戴，在课桌中间东挪西闪地躲避紧追不舍的秃鹤。桑桑很机灵，秃鹤追不上。等有了段距离，桑桑就掉过头来，将身子站得笔直，做一个立正举手敬礼的样子，眼看秃鹤一伸手就要夺过帽子了，才又转身跑掉。

后来，桑桑将帽子交给了阿恕，并示意阿恕快一点跑掉。阿恕抓了帽子就跑，秃鹤要追，却被桑桑正好堵在了走道里。等秃鹤另寻空隙追出门时，阿恕已不知藏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秃鹤在校园里东一头西一头地找着阿恕：“我的帽子，我的帽子……”脚步越来越慢，越来越小，眼睛里已有了眼泪。

阿恕却早已穿过一片竹林，重又回到了教室。

桑桑对阿恕耳语了几句，阿恕点点头，抓了帽子，从后窗又跑了出去。而这时，桑桑将自己的书包倒空，团成一团，塞到了背心里，从教室里跑出去，见了秃鹤，拍拍鼓鼓的胸前：“帽子在这儿！”转身往田野上跑去。

秃鹤虽然已没有什么力气了，但还是追了过去。

桑桑将秃鹤引出很远。这时，他再回头往校园看，只见阿恕正在爬旗

杆，都已爬上去一半了。

秃鹤揪住了桑桑：“我的帽子!”

桑桑说：“我没有拿你的帽子。”

秃鹤依然叫着：“我的帽子!”

“我真的没有拿你的帽子。”

秃鹤就将桑桑扑倒在田埂上：“我的帽子!”他掀起了桑桑的背心，见是一个皱巴巴的书包，打了桑桑一拳，哭了。

桑桑“哎哟”叫唤了一声，却笑了，因为，他看见那顶白色的帽子，已被阿恕戴在了旗杆顶上那个圆溜溜的木疙瘩上。

等秃鹤与桑桑一前一后回到校园时，几乎全校的学生都已到了旗杆下，正用手遮住阳光在仰头看那高高的旗杆顶上的白帽子。当时天空十分地蓝，衬得那顶白帽子异常耀眼。秃鹤发现了自己的帽子。他推开人群，走到旗杆下，想爬上去将帽子摘下，可是连着试了几次，都只是爬了两三米，就滑跌在地上，倒引得许多人大笑。

秃鹤倚着旗杆，瘫坐着不动了。脑袋歪着，咬着牙，噙着泪。

没有人再笑了，并有人开始离开旗杆。

有风。风吹得那顶白帽子在旗杆顶上微微旋转摆动，好像是一个人在感觉自己的帽子是否已经戴正。

蒋一轮来了，仰头望了望旗杆顶上的帽子，问秃鹤：“是谁干的?”

孩子们都散去了，只剩下阿恕站在那里。

“你干的?”蒋一轮问。

阿恕说：“是。”

秃鹤大声叫起来：“不，是桑桑让人干的!”

秃鹤站起来，打算将桑桑指给蒋一轮看，桑桑却一矮身子，躲到树丛里去了。

蒋一轮命令阿恕将帽子摘下还给秃鹤，秃鹤却一把将阿恕摘下的帽子打落在地：“我不要了！”说罢，脖子一梗，直奔桑桑家。进了桑桑家院子，秃鹤仰面朝天，将自己平摆在了院子里。

桑桑的母亲出来问秃鹤怎么了，秃鹤不答。桑桑的母亲只好出来找桑桑。桑桑没有找到，但从其他孩子嘴里问明了情况，就又回到了院子里哄秃鹤：“好陆鹤，你起来，我饶不了他！”

秃鹤不肯起来，泪水分别从两眼的眼角流下来，流到耳根，又一滴一滴落在泥土上，把泥土湿了一片。

后来，还是刚从外面回来的桑乔才将秃鹤劝走。

桑桑从学校的树丛里钻出去，又钻到了校外的玉米地里，直到天黑也没有敢回家。母亲也不去呼唤他回家，还对柳柳说：“不准去喊他回家，就让他死在外面！”

起风了，四周除了玉米叶子的沙沙声与水田里的蛙鸣，就再也没有其他声响。

桑桑害怕了，从玉米地里走到田埂上。他遥望着他家那幢草房子里的灯光，知道母亲没有让他回家的意思，很伤感，有点想哭。但没哭，转身朝阿恕家走去。

母亲等了半夜，见桑桑真的不回家，反而在心里急了。嘴里说着不让人去唤桑桑回家，却走到院门口去四处张望。

阿恕的母亲怕桑桑的母亲着急，摸黑来到了桑桑家，说：“桑桑在我家，已吃了饭，和阿恕一起上床睡觉了。”桑桑的母亲知道桑桑有了下落，心里的火顿时又起来了。对阿恕的母亲说是让桑桑回来睡觉，但当她将桑桑从阿恕的床上叫醒，让他与她一起走出阿恕家，仅仅才两块地远，就用手死死揪住了桑桑的耳朵，直揪得桑桑呲牙咧嘴地乱叫。

桑乔早等在路口，说：“现在就去陆鹤家向人家道歉。”当天夜里，熟睡的秃鹤被父亲叫醒，朦朦胧胧地见到了看上去可怜巴巴的桑桑，并听见

桑桑吭哧吭哧地说：“我以后再也不摘你的帽子了……”

#### 4

秃鹤没有再戴那顶帽子。秃鹤与大家的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秃鹤换了念头：我就是个秃子，怎么样?!因为有了这个念头，即使冬天来了，他本来是可以顺理成章地与别人一样戴顶棉帽子的，他也不戴。大冬天里，露着一颗一毛不存的光脑袋，谁看了谁都觉得冷。他就这样在寒风里，在雨雪里，顶着光脑袋。他就是要向众人强调他的秃头：我本来就是秃子，我没有必要瞒人!

这个星期的星期三上午，这一带的五所小学(为一个片)，要在一起汇操，并要评出个名次来。这次汇操就在油麻地小学。

油麻地小学从星期一开始，就每天上午拿出两节课的时间来练习方阵、列队、做操。一向重视名誉的桑乔，盯得很紧，并不时地大声吼叫着发脾气。这个形象与平素那个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竟无一星灰尘、裤线折得锋利如刀的斯文形象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但只要遇到与学校荣誉相关的事情，他就会一改那副斯文的样子，整天在校园里跳上跳下，一见了他不满意的地方，就会朝老师与学生大声地叫喊。他常弄得大家无所适从，要么就弄得大家很不愉快，一个个地消极怠工。这时候，他就独自一人去做那件事，直累得让众人实在过意不去了，又一个一个参加了进来。

桑乔是全区有名的校长。

“这次汇操，油麻地小学必须拿第一，哪个班出了问题，哪个班的班主任负责!”桑乔把老师们召集在一起，很严肃地说。

汇操的头一天，桑桑他们班的班主任蒋一轮，将秃鹤叫到办公室，说：“你明天上午就在教室里呆着。”

秃鹤问：“明天上午不是汇操吗?”

蒋一轮说：“你就把地好好扫一扫，地太脏了。”

“不，我要参加汇操。”

“汇操人够了”。



“汇操不是每个人都要参加的吗？”

“说了，你明天就在教室里呆着。”

“为什么？”

蒋一轮用眼睛瞥了一下秃鹤的头。

秃鹤低下头朝办公室外边走。在将要走出办公室时，他用脚将门“咚”地狠踢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其他四所小学校的学生们，在老师们的严厉监督下，从不同的方向朝油麻地小学的操场鱼贯而入。歌声此起彼伏，在寒冷的冬天，硬是渲染出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

蒋一轮走到教室里，并没有看到秃鹤，就问班上同学：“见到陆鹤没有？”

有同学说：“他在操场的台子上。”

蒋一轮听罢，立即奔到操场，果然见到秃鹤正坐在本是给那些学校的校长们预备下的椅子上。他立即走上那个土台，叫道：“陆鹤”。

秃鹤不回头。

蒋一轮提高了嗓门：“陆鹤”。

秃鹤勉强转过头去，但看了一眼蒋一轮，又把脸转过去朝台下那些来自外校的学生们望。

台下的学生们正朝秃鹤指指点点，并在嘻嘻嘻地笑。

蒋一轮拍了一下秃鹤的肩膀：“走，跟我回教室。”

秃鹤决不让步：“我要参加汇操。”

“你也要参加汇操？”蒋一轮不自觉地喉咙里笑了一声。

这一声笑刺痛了秃鹤，使秃鹤变得很怪，他站起来，走到台口去，朝下面的同学呲着牙，故意地傻笑。

蒋一轮连忙追到台口：“跟我回教室，你听到没有？”

“我要参加汇操！”

蒋一轮只好说：“好好好，但你现在跟我回教室！”说着，连拖带拉地将他扯下了台。

“我要参加汇操！”

蒋一轮说：“那你必须戴上帽子。”

“我没有帽子。”

“我去给你找帽子。你先站在这里别动。”蒋一轮急忙跑回宿舍，将自己的一顶闲置的棉帽子从箱子里找出来，又匆匆忙忙跑回来给秃鹤戴上了。

秃鹤将棉帽摘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又将棉帽戴上，然后讥讽而又带了点恶毒地一笑，站到了已经集合好的队伍里去了。

汇操开始了，各学校的校长们“一”字坐到了台上，露出一对对自得与挑剔的目光。

各学校都是精心准备好了到油麻地小学来一决雌雄的，一家一家地进行，一家一家都显得纪律严明，一丝不苟。虽说那些孩子限于条件，衣服难免七长八短，或过于肥大又或过于短促，但还是整洁的。低年级的孩子，十有八九，裤子下垂，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当众滑落，在寒冬腊月里露出光腚，但眼睛却是瞪得溜圆，一副认真到家的样子。各家水平相近，外行人不大看得出差异。但那些校长们却很快就在心里写出了分数。

油麻地小学是东道主，最后一家出场。

当第四所小学进行到一半时，桑乔脸上就已露出一丝让人觉察不到的笑容。因为就他所见到的前四家的水平，油麻地小学在这一次的汇操中拿第一，几乎已是囊中取物。桑乔早把油麻地小学吃透了，很清楚地知道

它在什么水平上。他不再打算看完人家的表演，却把目光转移开去，望着场外正准备入场、跃跃欲试的油麻地小学的大队伍。桑乔对荣誉是吝啬的，哪怕是一点点小荣誉，他也绝不肯轻易放过。

第四所小学表演一结束，油麻地小学的队伍风风火火迅捷地占领了偌大一个操场。

操场四周种植的都是白杨树。它们在青灰色的天空下，笔直地挺立着。脱尽叶子而只剩下褐色树干之后的白杨，显得更为劲拔。

油麻地小学的表演开始了。一切正常，甚至是超水平发挥。桑乔的笑容已克制不住地流露出来。他有点坐不住了，想站起来为油麻地小学的学生们鼓掌。

当表演进行了大约三分之二，整个过程已进入最后一个高潮时，一直面孔庄严的秃鹤，突然地将头上的帽子摘掉，扔向远处。那是一顶黑帽子，当飞过人头时，让人联想到那是一只遭到枪击的黑乌鸦从空中跌落了下来。这使队伍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紧接着，是场外的人，如久闭黑暗之中忽然一下看见了一盏大放光明的灯火，顿时被秃鹤那颗秃头吸引住了。那时候的孩子上学，年龄参差不齐，秃鹤十岁才进小门，本就比一般孩子高出一头，此时，那颗秃头就显得格外突出。其他孩子都戴着帽子，并且都有一头好头发。而他是寸毛不长，却大光其头。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很快产生。场外的哄笑，立即淹没了站在台子上喊口令的那个女孩的口令声，油麻地小学的学生们一下子失去了指挥，动作变得凌乱不堪。场外的笑声又很快感染了场内的人，他们也一边做着动作，一边看着秃鹤的头，完全忘记了自己为油麻地小学争得荣誉的重任。先是几个女生笑得四肢发软，把本应做得很结实的动作，做得象檐口飘下来的水一样不成形状。紧接着是几个平素就很不老实的男生趁机将动作做得横七竖八完全地走样。其中的一个男生甚至像打醉拳一般东摇西晃，把几个女生撞得连连躲闪。

桑乔一脸尴尬。

只有秃鹤一人却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全神贯注地做着应该做的动作，简直是滴水不漏。做到跳跃动作时，只见他像装了弹簧一样，在地上轻盈地弹跳。那颗秃头，便在空中一耸一耸。当时，正是明亮的阳光从云罅中斜射下来，犹如一个大舞台上的追光灯正追着那个演员，秃鹤的秃头便在空中闪闪发亮。

桑乔都克制不住地笑了，但他很快把笑凝在脸上。

就这样，秃鹤以他特有的方式报复了他人的轻慢与侮辱。

## 5

但秃鹤换得的是众人的冷淡，因为他使大家失去了荣誉，使油麻地小学蒙受了“耻辱”。孩子们忘不了那天汇操结束之后，一个个灰溜溜地从人家眼皮底下退出场外，退回教室的情景，忘不了事后桑乔的勃然大怒与劈头盖脑的训斥。

秃鹤想讨好人家。比如朱淼淼的纸飞机飞到房顶上去够不着了，秃鹤就“吭哧吭哧”地搬了两张课桌再加上一张长凳，爬到了房顶上，将纸飞机取了下来。但朱淼淼并未接过秃鹤双手递过来的纸飞机，看也不看地说：“这架飞机，我本来就不要了。”秃鹤说：“挺好的一架飞机，就不要了。”他做出很惋惜的样子，然后拿了纸飞机，到草地上去放飞。本来就是架不错的纸飞机，飞得又高又飘，在空中忽高忽低地打旋，迟迟不落。他做出玩得很快活的样子，还“嗷嗷嗷”地叫，但他很快发现，别人并没有去注意他。他又放飞了几次，然后呆呆地看着那架纸飞机慢慢地飞到水塘里去了。

这天，秃鹤独自一人走在上学的路上，被一条从后面悄悄地追上来的野狗狠咬了一口，他“哎哟”叫唤了一声，低头一看，小腿肚已鲜血如注。等他抓起一块砖头，那野狗早已逃之夭夭了。他坐在地上，歪着嘴，忍着疼痛，从路边掐了一枚麻叶，轻轻地贴在伤口上。然后，他找了一根木棍拄着，一瘸一拐地往学校走。等快走到学校时，他把一瘸一拐的动作做得很大。他要夸张夸张。但他看到，并没有人来注意他。他又不能变回到应有的动作上，就把这种夸大的动作一直坚持着做到教室。终于，有一个女生问他：“你怎么啦？”他大声地说：“我被狗咬了。”于是，他也不等那个女生是否想听这个被狗咬的故事，就绘声绘色地说起来：“那么一条大狗，我从没有见到的一条大狗，有那么的长，好家伙！我心里正想着事呢，它悄悄地、悄悄地就过来了，刷地一大口，就咬在了我的后腿肚上……”他坐了下来，翘起那条伤腿，将麻叶剥去了：“你们来看看这伤口……”真是个不小的伤口，还清晰地显出狗的牙印。此刻，他把那伤口看成一朵迷人的花。有几个人过来看了看，转身就走了。他还在硬着头皮说这个故事，但，并没有太多的人理会他。这时，蒋一轮夹着课本上课来了，见了秃鹤：“你坐在那里干什么？”秃鹤说：“我被狗咬了。”蒋一轮转过身去一边擦黑板一边说：“被狗咬了就

咬了呔。”秃鹤很无趣，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又是一个新学年。一些孩子窜高了，而另一些孩子却原封不动；一些孩子的成绩突飞猛进，而另一些孩子的成绩却直线下降；一些孩子本来是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好朋友的，现在却见面不说话了，甚至想抓破对方的脸皮……鉴于诸如此类的原因，新学年开始时，照例要打乱全班，重新编组。

秃鹤想：“我会编在哪个小组呢？会与桑桑编在一个小组吗？”他不太乐意桑桑，常在心里说：“你不就是校长家的儿子吗？”但他又觉得桑桑并不坏。“与桑桑一个小组也行。”“会与香椿编在一个小组吗？”他觉得香椿不错，香椿是班上最通人情的女孩，但香椿的姐姐脑子出了问题，常离家出走，搞得香椿心情也不好，常没心思答理人。“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就与香椿一个小组吧，或许我还能帮她出去找她的姐姐呢。”

但，谁也没有想到要和秃鹤编在一组。秃鹤多少有点属于自作多情。

等各小组的初步名单已在同学间传来传去时，那些得知秃鹤就在他们小组的同学，就一起找到蒋一轮：“我们不要秃鹤。”

蒋一轮纠正道：“陆鹤。”

一个女生说：“叫陆鹤也好，叫秃鹤也好，这都无所谓，反正我们不要他。”

蒋一轮说：“谁告诉你们，他与你们就是一个小组的呢？瞎传什么！”

蒋一轮等把这几个孩子打发走之后，用铅笔把秃鹤的名字一圈，然后又划了一道杠，将他插进了另一个小组。那道杠，就象一根绳子拽着秃鹤，硬要把他拽到另一个地方去。这个小组的同学又知道了秃鹤被分给他们了，就学上面的那个小组的办法，也都来找蒋一轮。就这么搞来搞去的，秃鹤成了谁也不要的人。其实，大多数人对秃鹤与他们分在一个小组，倒也觉得无所谓，但既然有人不要了，他们再要，就觉得是捡了人家不稀罕要的，于是也不想要了。

蒋一轮将秃鹤叫到办公室：“你自己打算分在哪一个组？”

秃鹤用手指抠着办公桌。

“你别抠办公桌。”

秃鹤就把手放下了。

“愿意在哪一个组呢？”

秃鹤又去抠办公桌了。

“让你别抠办公桌就别抠办公桌。”

秃鹤就又把把手放下了。

“你自己选择吧。”

秃鹤没有抬头：“我随便。”说完，就走出了办公室。

秃鹤没有回教室。他走出校园，然后沿着河边，漫无目标地往前走，一直走到那个大砖窑。当时，砖窑顶上还在灌水。一窑的砖烧了三七二十一天，现在都已烧熟了。再从顶上慢慢地灌上七天的水，就会落得一窑的好青砖。熟坯经了水，就往外散浓烈的热气，整个窑顶如同被大雾弥漫了。从西边吹来的风，又把这乳白色的热气往东刮来。秃鹤迎着这热气，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后来，他爬到了离窑不远的一堆砖坯上。他完全被笼罩在了热气里。偶尔吹来一阵大风，吹开热气，才隐隐约约地露出他的身体。谁也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别人。秃鹤觉得这样挺好。他就这么坐着，让那湿润的热气包裹着他，抚摸着他……

## 6

春节即将来临，油麻地小学接到上头的通知：春节期间，将举行全乡四十三所中小学校的文艺汇演。这种汇演，基本上每年一次。

油麻地小学自从由桑乔担任校长以来，在每年的大汇演中都能取得好的名次。如今，作为办公室的那幢最大的草房子里，已挂满了在大汇演中获得的奖状。每逢遇到汇演，油麻地小学就不得安宁了。各班级有演出才能的孩子，都被抽调了出来，在临时辟作排练场地的另一幢草房子里，经常成日成夜地排练。那些孩子有时累得睁不开眼睛，桑乔就用鼓槌猛烈地敲打鼓边，大声叫着：“醒醒！醒醒！”于是那些孩子就一边揉着惺忪的眼睛，一边又迷迷糊糊地走上场，想不起台词或说错台词的事常有。说得驴头不对马嘴时，众人就爆笑，而在爆笑声中，那个还未清

醒过来的孩子就会清醒过来。桑乔除了大声吼叫，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又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些能够为油麻地小学争得荣誉的孩子的。其他同学要经常参加学校的劳动，而这些孩子可以不参加。每学期评奖，这些孩子总会因为参加了油麻地小学的文艺宣传队而讨一些便宜。夜里排练结束后，他会让老师们统统出动，将这些孩子一一护送回家。他本人背着孩子走过泥泞的乡村小道或走过被冰雪覆盖的独木小桥，也是常有的事情。

桑桑和纸月都是文艺宣传队的。

因为是年年争得好名次，因此，对油麻地小学来说，再争得好名次，难度就越来越大了。

“今年必须争得小学组第一名！”桑乔把蒋一轮等几个负责文艺宣传队的老师们召到他的办公室，不容商量地说。

“没有好本子。”蒋一轮说。

“没有好本子，去找好本子。找不到好本子，就自己写出好本子。”桑乔说。

蒋一轮去了一趟县城，找到县文化馆，从他的老同学那里取回来一些本子。油麻地小学的策略是：大人的戏，小孩来演，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桑乔说：“你想想，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戴顶老头帽，叼着一支烟袋，躬着个身子在台上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穿一件老大妈的蓝布褂儿，挎着个竹篮子，双手互相扣着在台上走，这本身就是戏。”他让蒋一轮们今年还是坚持这一策略。因此，蒋一轮从县文化宫取回来的，全是大人的戏。他把这些本子看过之后，又交给桑乔看。桑乔看后，又与蒋一轮商量，从中选了两个小戏。其中一个，是桑乔最看得上的，叫《屠桥》。屠桥是个地名。剧情实际上很一般：屠桥这个地方一天来了一连伪军，他们在这里无恶不作，欺压百姓，那天夜里来了新四军，将他们全都堵在了被窝里。桑乔看上这个本子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本子里头有许多让人不得不笑的场面。几个主要角色很快分配好了，新四军队长由杜小康扮演，十八岁的姑娘由纸月扮演，伪军连长由柳三下扮演。

蒋一轮刻钢板，将本子印了十几份，都分了下去。下面的环节，无非是背台词、对台词、排练、彩排，直至正式演出。

一切都很顺利。杜小康是男孩里头最潇洒、又长得最英俊的，演一身英气的新四军队长，正合适。纸月演那个秀美的有点让人怜爱的小姑娘，让人无话可说，仿佛这个纸月日后真的长成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时，也就是那样一个姑娘。柳三下演得也不错，一副下流坯子的样子，也演出来了。

等到彩排了，蒋一轮才发现一件事没有考虑到：那个伪军连长，在剧本里头是个大秃子。他必须是个秃子，因为里头许多唱词与道白，都要涉及到秃子，甚至剧情都与秃子有关。如果他不是一个秃子，这个剧本也就不成立了。反过来说，这个剧本之所以成立，也正是因为这个连长不是一般的连长，而是一个秃子连长。

桑乔这才发现，他当时所看好的这个本子具有令人发笑的效果，原来全在于这个连长是个大秃子。

“这怎么办？”蒋一轮问。

“不好办。”

“就当柳三下是个秃子吧。”

“你拉倒吧，他那一头好头发，长得像杂草似的茂盛。他一上台，别人不看他的脸，就光看他的头发了。”桑乔想像着说，“他往台上这么一站，然后把大盖帽一甩，道：‘我杨大秃瓢，走马到屠桥……’”

蒋一轮“噗哧”笑了。

桑乔说：“老办法，去找个猪尿泡套上。”

“哪儿去找猪尿泡？”

“找屠夫丁四。”

“丁四不好说话。”

“我去跟他说。”

第二天，桑乔就从丁四那里弄来了一个猪尿泡。



柳三下闻了闻，眉头皱成一把：“骚！”

桑乔说：“不骚，就不叫猪尿泡了。”他拿过猪尿泡来，像一位长官给他的一位立功的下属戴一顶军帽那样，将那个猪尿泡慢慢地套在了柳三下的头上。

柳三下顿时成了一个秃子。

于是，大家忽然觉得，《屠桥》这个本子在那里熠熠生辉。

彩排开始，正演到节骨眼上，猪尿泡爆了，柳三下的黑头发露出一绺来。那形象，笑倒了一片人。

桑乔又从丁四那里求得一个猪尿泡，但用了两次，又爆了。

“跟丁四再要一个。”蒋一轮说。

桑乔说：“好好跟丁四求，他倒也会给的。但，我们不能用猪尿泡了，万一汇演那天，正演到一半，它又爆了昵？”

“你是想让柳三下剃个大光头？”

“也只有这样了。”

蒋一轮对柳三下一说，柳三下立即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头：“那不行，我不能做秃鹤。”仿佛不是要剃他的发，而是要割他的头。

“校长说的。”

“校长说的也不行。他怎么不让他家桑桑也剃个秃子呢？”

“桑桑拉胡琴，他又不是演员。”

“反正，我不能剃个秃子。”

## 7

桑乔来做了半天工作，才将柳三下说通了，但下午上学时，柳三下又反口了：“我爸死活也不干。他说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我怎么能是

个秃头呢？”

桑乔只好去找柳三下的父亲。柳三下的父亲是这个地方上有名的一个固执人，任你桑乔说得口干舌苦，他也只是一句话：“我家三下，谁也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眼看着就要汇演了，油麻地小学上上下下就为这么一个必须的秃头而苦恼不堪。

“只好不演这个本子了。”桑乔说。

“不演，恐怕拿不了第一名，就数这个本子好。”蒋一轮说。

“没办法，也只能这样了。”

很快，油麻地小学的学生们都传开了：“《屠桥》不演了。”都很遗憾。

秃鹤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说话。

傍晚，孩子们都放学回去了，秃鹤却不走，在校园门口转悠。当他看到桑桑从家里走出来时，连忙过去：“桑桑。”

“你还没有回家？”

“我马上就回去。你给我送个纸条给蒋老师好吗？”

“有什么事吗？”

“你先别管。你就把这个纸条送给他。”

“好吧。”桑桑接过纸条。

秃鹤转身离开了校园，不一会工夫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里。

蒋一轮打开了秃鹤的纸条，那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

蒋老师：

我可以试一试吗？

陆鹤

蒋一轮先是觉得有点好笑，但抓纸条的双手立即微微颤抖起来。

当桑乔看到这个纸条时，也半天没有说话，然后说：“一定让他试一试。”

秃鹤从未演过戏。但秃鹤决心演好这个戏。他用出人意料的速度，就将所有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不知是因为秃鹤天生就有演出的才能，还是这个戏在排练时秃鹤也看过，他居然只花一个上午就承担起了角色。

在参加汇演的前两天，所有参加汇演的节目，先给油麻地小学的全体师生演了一遍，当秃鹤上场时，全场掌声雷动，孩子们全无一丝恶意。

秃鹤要把戏演得更好。他把这个角色要用的服装与道具全都带回家中。晚上，他把自己打扮成那个伪军连长，到院子里，借着月光，反反复复地练着：

小姑娘，快快长，

长大了，跟连长，

有得吃有得穿，还有花不完的现大洋……

他将大盖帽提在手里，露着光头，就当纸月在场，驴拉磨似地旋转着，数着板。那个连长出现时，是在夏日。秃鹤就是按夏日来打扮自己的。但眼下却是隆冬季节，寒气侵入肌骨。秃鹤不在意这个天气，就这么不停地走，不停地做动作，额头竟然出汗了。

到灯光明亮的大舞台演出那天，秃鹤已胸有成竹。《屠桥》从演出一开始，就得到了台下的掌声，接下来，掌声不断。当秃鹤将大盖帽甩给他的勤务兵，秃头在灯光下锃光瓦亮时，评委们就已经感觉到，桑乔又要夺得一个好名次了。

秃鹤演得一丝不苟。他脚蹬大皮靴，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从桌上操起一把茶壶，喝得水直往脖子里乱流，然后脑袋一歪，眼珠子瞪得鼓鼓的：“我杨大秃瓢，走马到屠桥……”

在与纸月周旋时，一个凶恶，一个善良；一个丑陋，一个美丽，对比得十分强烈。可以说，秃鹤把那个角色演得淋漓尽致。

演出结束后，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只管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而当他们忽然想到秃鹤时，秃鹤早已不见了。

问谁，谁也不知道秃鹤的去向。

“大家立即分头去找。”桑乔说。

是桑桑第一个找到了秃鹤。那时，秃鹤正坐在小镇的水码头的最低的石阶上，望着被月光照得波光粼粼的河水。

桑桑一直走到他跟前，在他身边蹲下：“我是来找你的，大家都在找你。”

桑桑听到了秃鹤的啜泣声。

油麻地小学的许多师生都找来了。他们沿着石阶走了下来，对秃鹤说：“我们回家吧。”

桑乔拍了拍他的肩：“走，回家了。”

秃鹤用嘴咬住指头，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但哭声还是克制不住地从喉咙里奔涌而出，几乎变成了号啕大哭。

纸月哭了，许多孩子也都哭了。

纯静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界上一个最英俊的少年……

样章到此结束

需要完整版

扫下面二维码



或加微信：shuyou055

领取

## 第八章 红门(二)

### 1

在离开学校的最初的日子里，杜小康除了带父亲治病，其余的时间，差不多都在红门里呆着。

红门几乎整天关闭着。没有人再来敲红门了。那个曾在红门里揭露杜家杂货铺掺假蒙人的朱一世，趁杜家杂货铺垮台，将家中积蓄拿出，又从亲戚朋友处筹了一笔款，在油麻地新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就在桥头上，位置显然比“大红门”还要好。晚上，人们也不再到杜家来听说古了。杜家现在也费不起这个灯油钱。

红门里，一下子显得空空落落。

白天，村巷里也没有太多的声响，只是偶然有一串脚步声，或几句平淡的问答声。外面的世界，似乎也是沉寂的。杜小康总是坐在门槛上，听着红门外的动静。当他久久地听不到外面的动静后，他只好又把心思收回到院子里。阳光照着院子里寂寂一棵柿子树，枝叶就将影子投在了院地上，无风时，那枝叶的影子很清晰，一有风，就把影子摇乱了，乱得晃人眼睛。风掠过枝头，总是那番单调的沙沙声。这沙沙声仿佛已经响了千年了。枝头上偶然落上几只鸟，叫两声就不叫了，因为安静，就立在枝头上打瞌睡。睡着睡着，忽然觉得太安静，就惊醒来，一身羽毛收紧，伸长脖子东张西望，然后战战兢兢地叫了几声，受不了这番安静下朝远处飞去了。

杜小康说不清楚是困，还是不困。但杜小康懒得动，就双脚蹬着门框的一侧，身子斜倚在另一侧，迷迷瞪瞪，似睡非睡地眯起双眼。

到了晚上，村巷里似乎反而热闹一些。呼鸡唤狗声，叫喊孩子归家声，此起彼伏。而到了晚饭后，脚步声就会多得纷乱。人们在串门，在往某一个地方集中。孩子们照例又要分成两拨，进行“殊死”的巷战。一时，巷子里人喊马叫、杀声震天，仿佛一巷子已一片血腥气了。以往总要扮演总司令角色的杜小康，此时就像被革了职或被冷落一旁的将军那样，在不能威风疆场时，心中满是哀伤与悲凉。他站在红门下听着那些急促的脚步声、雨点一样的棍棒相击声和惨烈的喊叫声，真想冲出门去，站在断壁或草垛上指挥他的军队作战，甚至希望在战斗中挂彩，然

后威武地在他的军队前面走过。……他在大红门的背后假想着，重温着大红门昨天时的感觉。可是他终于没有冲出门去。因为，他已不可能称王称霸了。现在，他如果想加入这场游戏，也只能充当一个小“炮灰”。在游戏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原来居然并不是随意的！杜小康清楚了门外的游戏中，只有桑桑那样的孩子，才能充当总司令之类趾高气昂的角色，就离开了大红门，又坐回到了门槛上，然后再去望由月亮照成的柿子树的另一番树影……

等村巷里最后一个孩子的脚步声也消失了，杜小康才走出红门。那时，村巷里了只有一巷满满的月光，他独自从地上捡了一根刚才孩子们遗落的木棍，随便砍了几下，重又扔在地上，然后返回红门里。

这样过了些日子，杜小康终于走出了红门，并且在大部分时间里将自己暴露在外面。他东走西走，他要让所有油麻地的孩子都能看见他。他像往常一样，穿着油麻地孩子中最好最干净的衣服，并且不免夸张地表现着他的快乐。

但在白天，他并不能遇到太多的孩子。因为，不上学的孩子并不多。他在村巷转，在打麦场上转，在田野上转，总不能遇到足够多的孩子。

这时，杜小康倒希望他的父亲杜雍和仍然瘫痪，然后，他撑一只木船离开油麻地，去给他治病。但杜雍和已能立起，并且已能扶着墙走路了。照理说，他还需治疗，但杜家实在已经山穷水尽，他不能再继续借钱治病了。

杜小康还从未领略过如此深切的孤独。

但杜小康毕竟是杜小康。他不能自己怜悯自己，更不能让其它人来怜悯他。他只能是傲慢的杜小康，玩得快活的杜小康。

当他听到对岸的读书声、吵闹声，感觉到大家在他退学之后，一切都如往常下并不当一回事儿之后，他开始在河边大声唱歌。他把在文艺宣传队学的那些歌，一个一个地都唱了。唱了一遍，再唱一遍。怕对岸的孩子们没有听见，他爬到了岸边的一棵大树上。这棵大树有几根粗粗的横枝，几乎横到河心。他坐在横枝，只一下子与教室拉近了，就仿佛站到了教室的后窗下。他演过机智的侦察英雄，演过英武过人的连长，他依然记着桑乔在排练节目时的话：“想着自己是个英雄，是个了不起

的人，走步时下要大步流星，头要高高地昂着，望着天空，天空有云，你就要把自己想成你是个能够腾云驾雾的人。谁能和你比呀，你是个英雄。英雄不想那些没用的小事，英雄只想大事，一想大事呀，就觉得自己忽然地比别人高大，高大许多，而别人在你眼里呢，明明是个高高大大的人，就忽然地变得渺小了。你要这么看人，这么看，就仿佛你站在台子上，所有的人，都站在台子下。你想呀，你可不是个一般人。你想到你不是个一般的人，你还不觉得骄傲吗？还能不激动吗？人一激动，就会鼻头酸溜溜的，眼睛就红了，就模模糊糊地只看见人影了……”他就这样唱下去，唱到高潮时，他就会站在横枝上，用一只手扶住在头顶上的另一根斜枝，真的唱得让自己都感动了。

秃鹤说：“杜小康在唱戏。”

大家都听见了，不听老师讲课了下就听杜小康唱。

“杜小康还那么快活。”

孩子们就在心里佩服起杜小康来。

老师也不讲课了，就等杜小康把歌唱完。但杜小康却没完没了。老师就推开教室的窗子：“喂，杜小康，嚎什么呢？”

杜小康很尴尬。他不唱了。但不知道自己是留在横枝上好呢还是回到岸上去好。后来，他就坐在横枝上，将身子靠在另一根稍微高一些的横枝上，作出一副舒适而闲散的样子。“我要晒太阳。”双腿垂挂，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歪着脑袋，半眯着眼睛，看着河水。

河水在树枝下淙淙流淌着。一根柔软的细枝垂到了水里，几条身体秀长柔韧的小鱼，一会用嘴去吮那根枝条，一会又一个一个首尾相衔地绕着那根枝条转着圈儿。偶然来了一阵风，那几条小鱼一惊，一忽闪不见了。但过不一会，又悠悠地游到了水面上。

中午放学了。

不少孩子站到了河边上，望着杜小康，觉得他真是很舒服，心里就想：我要是也能不上学就好了。

放了学的桑桑弄船到河心钓鱼去，随风将小船漂到了那棵大树下。



自从杜小康不上学以后，桑桑和他倒忽然地变得不像从前那么隔阂了。桑桑总记住那天杜小康带他父亲看病去，撑着小船从他眼前经过的情景。桑桑永远是一个善良的孩子。那一刻，过去的事情立即烟消云散了。而杜小康在看到桑桑站在河边上久久地望着他时，也忽然地觉得，他最好的一个同学，其实是桑桑。

“杜小康，你坐在这里干什么？”桑桑伸手抓住树枝，不让船再随风漂去了。

“我晒太阳。”他睁开眼睛，“不上学真好。”

桑桑从来就是一个不爱读书的孩子，他竟然觉得杜小康说的，是一句他心里总想说的话。

“读书真没有意思，总是上课、上课、上课，总是做作业、做作业、做作业，总是考试、考试、考试，考不好，回家还得挨打。现在，我不上学了。我整天玩，怎么玩也玩不够。昨天，我去后面塘里抓鱼了，我抓了一条三斤重的黑鱼。抓不住它，劲太大了。我用整个身子压住它，才把它压住了。等它没有力气了，才起来抓住它……”

桑桑羡慕起杜小康来。他将船绳拴在树枝上，双手抓住树枝，身子一收缩，就翻到了树枝上，也坐在树枝上晒起太阳来。

## 2

不久，杜小康就不能将他扮演的形象，再坚持下去了。别人不信，他自己当然更不信。

杜小康又呆在红门里，不常出来了。出来时，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精神神的。杜小康还没有长到能够长久地扮演一种形象的年纪。他到底还是个孩子，他无法坚持太久。他必然会很快要显出他的真相来。

这天，他终于对母亲说：“我要读书。”

母亲说：“我们家已不再是从前了。”

“我们家再开商店嘛！”

“钱呢？”

“借嘛。”

“借?能借的都借了。还欠了那么多钱呢?你没有看见人家天天找上门来要债?再说了，有钱也不能开商店了。”

“为什么?”

“已有人家开商店了。路口上，大桥头，好地方。”

“我不管，我要读书!”

“读不了。”

“我就要读嘛。”

“读不了!”

“我成绩很好，我是班上第一名。”杜小康哭了。

母亲也哭了：“哪儿还能让你读书呀?过些日子，你连玩都不能玩了。你也要给家里做事。要还人家债，一屁股债。”

当杜小康终于彻底清楚他已与学校无缘后，蔫了。油麻地的孩子们再看到杜小康时，他已是一副邋遢样子：衣服扣没有扣上，裤带没有插进裤鼻儿而耷拉着，鞋子趿拉在脚上，头发也乱糟糟的。他倒也不总在红门里呆着了，就这个样子，在村子里晃来荡去。见了同学，他也不躲避，甚至也不觉得有什么羞愧。如果晚上捉迷藏，缺一个人，让他参加，无论是什么角色，他也不拒绝。他甚至慢慢变得有点讨好他们了。他生怕他们不让他参加，那天，朱小鼓一边走在桥上，一边伸手到书包里取东西，不小心将书包口弄得朝下了，书本全都倒了出来，其中一本掉到了河里。杜小康正无所事事地站在桥头上，说：“我来帮你捞。”拿了根竹竿，脱了鞋和长裤，只穿件小裤衩，光腿走到水里，给朱小鼓将那本书捞了上来。

在与他的同学玩耍时，他总是打听学校和他们的学习情况：“学校排戏了吗?”“谁当班长?”“上到第几课了?”“作业多吗?”“班上现在谁成绩最好?”……

有时，他会去找放羊的细马玩。但玩了几次就不玩了。因为他与细

马不一样。细马是自己不愿意上学。而且，细马确实也喜欢放羊。而他杜小康不是这样的。他喜欢学校，喜欢读书。他是因为家中突陷无奈而被迫停学的。

那是一天中午，桑桑一手托着饭碗，走出了院子。他一边吃饭上一边望着天空的鸽子，有两只刚出窝的雏鸽，随着大队鸽子在天空飞了几圈，终于体力不支，未能等到飞回家，就先落在了桑桑他们教室的屋顶上。桑桑就托着饭碗走过去。他要等它们稍作休息之后，将它们轰起，让它们早点飞回家。要不，等下午同学们都上学来了，准会有人要拿石子、砖头去砸它们的。当他穿过竹林，出现在教室后面时，他看到了杜小康。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桑桑问。

“我家的一只鸭子不见了，怕它游过河来，我来竹林里找找它。”

岸边停了一只小木船。杜小康没有与桑桑说几句话，匆匆忙忙上了小船，回到对岸去了。

下午上课时，靠北窗口的一个女生不停地翻她的书包，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上课的老师问她找什么。她说：“我的课本全丢了。”

老师问：“其它同学，是不是拿错了？都看一看。”

结果是谁也没有多出一本课本。

那个女孩就哭了起来，因为那时候的课本，都是按人数订的，很难多出一套来。她如果没有课本，也就意味着在整个这一学期，就只能与他人合用课本了。而谁也不愿意将自己的课本与人合用的。

“先别哭，你回忆一下，你今天上学时，带课本来了吗？”老师问。

“带了，上午还一直用着呢。”

老师问邻桌的同学情况是否如此，邻桌的同学都点头说见到了。

这时，桑桑突然想起他来轰赶鸽子时见到的一个情景：教室的后窗在风里来回摇摆着。

桑桑的眼前，又出现了神色慌张的杜小康。

下了课，桑桑走到教室后面。他看了看窗台。他在窗台上看到了两只脚印。

桑桑想将他心里想到的都告诉老师。但桑桑终于没说。桑桑的眼前，总有杜小康吃力而无神地撑着木船的形象。

杜小康还抱着一份幻想：他要上学。

他不能把课落下。他要自学。等能上学时，他仍然还是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学生。

一个月后，当桑桑到大红门里去找杜小康，在杜小康家无意中发现了那个女孩的课本时，正被从院子里进来的杜小康看到了。杜小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突然抓住桑桑的手，克制不住地哭起来。桑桑直觉得他的双手冰凉，并在索索颤抖。

桑桑说：“我不说，我不说……”杜小康将头垂得很低很低只泪水滴滴答答地落在了地上。

桑桑走出了红门。

### 3

当杜雍和终于能行走时，他由祖上承继来的那种对财富的不可遏制的欲望，使他将自己的儿子也卷入了一场梦想。他决心将沉没于深水的财富以及由它带来的优越、自足与尊敬，重新找回来。早在他无奈地躺在病榻上时，他就在心中日夜暗暗筹划了。油麻地最富庶的一户人家，败也不能败在他的手中。大红门是永远的。他拉着拐棍人走了所有的亲戚和所有他认为欠过他人情的人家，恳求他们帮助他度过难关。他要借钱。他发誓，钱若还不上，他拆屋子还。他终于又筹集到了一笔款。春天，他从鸭坊买下了五百只小鸭。他曾在年轻时放过鸭。他有的是养鸭的经验。他要把这些鸭子好好养大，到了秋天，它们就能下蛋了。

当杜雍和对杜小康说“以后，你和我一起去放鸭”时，杜小康几乎是哭喊着：“我要读书！”

一直对独生子宠爱无边的杜雍和，因为这场灾难，变得不像从前

了。他脾气变得十分暴烈。他冲着杜小康骂了一句，然后说：“你只能放鸭！”

当杜小康要跑出门去时，杜雍和一把抓住了他，随即给了他一记耳光。

杜小康觉得眼前一片黑，摇摇晃晃地站住了。他的母亲立即过来，将他拉到了一边。

晚上，杜雍和走到儿子身边：“不是我不让你读书，而是拿不出钱来让你读书。家里现在养鸭，就是为了挣钱，挣很多的钱，以后让你安安心地读书几书，迟读一两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秋天，鸭子就能生蛋了。生了蛋，卖了钱，我们再买五百只鸭……隔个一年两年，家里就会重新有钱的，你就会再去学校读书。要读书，就痛痛快快地读，不要读那个受罪书……”

当小鸭买回家后，杜雍和指着那些毛茸茸的小东西，又向儿子细细地描绘着早藏匿在他胸中的未来图，几乎又把杜小康带入往日的情景里。

五百只小鸭，在天还略带寒意时，下水了。毛茸茸的小生灵，一惊一乍却又无比欢乐地在碧绿的水面上浮游着。当时，河边的垂柳，已一丝丝，带了小小的绿叶，在风中柔韧地飘动。少许几根，垂到水面，风一吹，就又从水上飞起，把小鸭们吓得挤成一团，而等它们终于明白了柳枝并无恶意时，就又围拢过去，要用嘴叼住它。

杜小康非常喜欢。

油麻地村的人都涌到了河边，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都涌到了河边上。他们静静地观望着。他们从这群小鸭的身上，从杜雍和的脸上看出了杜家恢复往日风光的决心。眼中半是感动，半是妒意。

杜雍和在人群里看到了朱一世。他瞥了朱一世一眼，在心中说：我总有一天会将你的那个杂货铺统统买下来的！杜雍和惦记着的，实际上仍是祖上的行当。

杜小康望着两岸的人群，站在放鸭的小船上。他穿着薄薄的衣，在河边吹来的凉风中，竟不觉得凉。他的脸上又有了以前的神色与光彩。

了。

夏天，杜小康跟着父亲，赶着那群已经长成一斤多的鸭离开了油麻地一带的水面。船是被加工过的，有船篷，有一只烧饭的泥炉。船上有被子、粮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他们要将鸭子一路放到三百里外的大芦荡去。因为，那边鱼虾多，活食多。鸭子在那里生活，会提前一个月下蛋，并且会生猛地下蛋，甚至会大量地下双黄蛋。那时，就在芦荡围一个鸭栏。鸭蛋就在当地卖掉，到明年春天，再将鸭一路放回油麻地。

当船离开油麻地时，杜小康看到了因为灾难而在愁苦中有了白发的母亲。他朝母亲摇了摇手，让她回去。

将要过大桥时，杜小康还看到了似乎早已等候在桥上的桑桑。他仰起头，对桑桑说：“明年春天，我给你带双黄蛋回来！”

桑桑站在桥上，一直看到杜家父子俩赶着那群鸭，消失在河的尽头。

#### 4

小木船赶着鸭子，不知行驶了多久，当杜小康回头一看，已经不见油麻地时，他居然对父亲说：“我不去放鸭了，我要上岸回家……”他站在船上，向后眺望，除了朦朦胧胧的树烟，就什么也没有了。

杜雍和沉着脸，绝不回头去看一眼。他对杜小康带了哭腔的请求，置之不理，只是不停地撑着船，将鸭子一个劲赶向前方。

鸭群在船前形成一个倒置的扇面形，奋力向前推进，同时，造成了一个扇面形水流，每只鸭子本身，又有着自己用身体分开的小扇面形水流。它们在大扇面形水流之中，织成了似乎很有规律性的花纹。无论是小扇面形水流，还是大扇面形水流，都很急促有力。船首是一片均匀的、永恒的水声。

杜雍和现在只是要求它们向前游去，不停顿地游去，不肯给它们一点觅食或嬉闹的可能。仿佛只要稍微慢下一点来，他也会像他的儿子一样突然地对前方感到茫然和恐惧，从而也会打消离开油麻地的主意。

前行是纯粹的。

熟悉的树木、村庄、桥梁……都在不停地后退，成为杜小康眼中的遥远之物。

终于已经不可能再有回头的念头了。杜雍和这才将船慢慢停下。

已经是陌生的天空和陌生的水面。偶然行过去一只船，那船上的人已是杜雍和杜小康从未见过的面孔。

鸭们不管。它们只要有水就行。水就是它们永远的故乡。它们开始觅食。觅食之后，忽然有了兴致，就朝着这片天空叫上几声。没有其它声音，天地又如此空旷，因此，这叫声既显得寂寞，又使人感到振奋。

杜小康已不可能再去想他的油麻地。现在，占据他心灵的全部是前方：还要走多远？前方是什么样子？前方是未知的。未知的东西，似乎更能撩逗一个少年的心思。他盘腿坐在船头上，望着一片茫茫的水。

已是下午三点钟，太阳依然那么地耀眼，晒得杜雍和昏沉沉的。他坐在船尾，抱住双腿，竟然睡着了。小船就在风的推动下，不由自主地向前漂去。速度缓慢，懒洋洋的。鸭们，对于这样的速度非常喜欢。因为它们，它们在前行中，一样可以自由地觅食和嬉闹。

这种似乎失去了主意的漂流，一直维持到夕阳西下，河水被落日的余辉映得一片火红。

四周只是草滩或凹地，已无一户人家。

因为还未到达目的地，今天晚上的鸭子不可能有鸭栏。它们只能像主人的船一样，漂浮在水面上。

为了安全，木船没有靠到岸边，而是停在河心。杜雍和使劲将竹竿插入泥里，使它成为拴船绳的固定物。

黄昏，船舱里的小泥炉，飘起第一缕炊烟，它是这里的唯一的炊烟。它们在晚风里向水面飘去，然后又贴着水面，慢慢飘去。当锅中的饭已经煮熟时，河水因晒了一天太阳，而开始飘起炊烟一样的热气。此时，热气与炊烟，就再也无法分得清楚了。

月亮从河的东头飘上空中时，杜雍和父子俩已经开始吃饭。

在无依无靠的船上吃饭，且又是在千古不变的月光下，杜小康端着饭碗，心里总觉得寂寞。他往嘴里拨着饭，但并不清楚这饭的滋味。

杜雍和吃得也很慢。吃一阵，还会停一阵。他总是抬头望着东方他们的船离开的那一片天空——月亮正挂在那片天空上。他可能在想像着月光下的油麻地在此时此刻的情景。

鸭们十分乖巧。也正是在夜幕下的大水上，它们才忽然觉得自己已成了无家的漂游者了。它们将主人的船团团围住，唯恐自己与这只唯一的使它们感到还有依托的小船分开。它们把嘴插在翅膀里，一副睡觉绝不让主人操心的样子。有时，它们会将头从翅膀里拔出，看一眼船上的主人。知道一老一小，都还在船上，才又将头重新放回翅膀里。

长长的竹篙，把一条直而细长的影子投照在河面上，微风一吹，它们又孤独而优美地弯曲在水面上。

杜小康和父亲之间，只有一些干巴巴的对话：“饱了吗？”“饱了。”“你饱了吗？”“我饱了。”“就在河里洗碗？”“就在河里洗碗。”“困吗？”“不困。”……

父子俩都不想很快地去睡觉。

杜小康想听到声音，牛叫或者狗吠。然而，这不可能。

等杜小康终于有了倦意，躺到船舱里的席子上时，竹篙的影子只剩下几尺长了——月亮已快升到头顶上了。

以后的几天，都是这一天的重复。

有时人也会路过一个村庄，但，无论是杜雍和还是杜小康，都没有特别强烈的靠岸的欲望。因为，村庄是陌生的。它们与陌生的天空和陌生的河流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他们索性只是站在船上，望一望那个村庄，依然去赶他们的路。

不时地，遇到一只船，船上人的口音，已很异样了。

这一天，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才是真正的芦荡。是杜小康从未见过的芦荡。到达这里时，已是傍



晚。当杜小康一眼望去，看到芦苇如绿色的浪潮直涌到天边时，他害怕了——这是他出门以来第一回真正地感到害怕。芦荡如万重大山围住了小船。杜小康有一种永远逃不走了的感觉。他望着父亲，眼中露出了一个孩子的胆怯。

父亲显然也是有所慌张的。但他在儿子面前，必须显得镇静。他告诉杜小康，芦苇丛里有芦雁的窝，明天，他可以去捡芦雁的蛋；有兔子儿这里的兔子，毛色与芦苇相似，即使它就在你眼前蹲着，你也未必能一眼发现它；……

吃完饭，杜小康才稍稍从恐慌中安静下来。

这里的气味，倒是很好闻的。万顷芦苇，且又是在夏季青森森一片时，空气里满是清香。芦苇丛中还有一种不知名的香草，一缕一缕地掺杂在芦叶的清香里，使杜小康不时地去用劲嗅着。

水边的芦叶里，飞着无数萤火虫。有时，它们几十只几百只地聚集在一起时，居然能把水面照亮，使杜小康能看见一只水鸟正浮在水面上。

但，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驱除杜小康的恐慌。夜里睡觉时，他紧紧地挨着父亲，并且迟迟不能入睡。

第二天，父子俩登上芦苇滩，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用镰刀割倒一大片芦苇，然后将它们扎成把。忙了整整一天，给鸭们围了一个鸭栏，也为他们自己搭了一个小窝棚。从此，他们将以这里为家上在这一带芦荡放鸭，直到明年春天。

## 5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父子俩也一天一天地感觉到，他们最大的敌人，也正在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它就是孤独。

与这种孤独相比，杜小康退学后将自己关在红门里面产生的那点孤独，简直就算不得是孤独了。他们能一连十多天遇不到一个人。杜小康只能与父亲说说话。奇怪的是，他和父亲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干巴巴的了。除了必要的对话，他们几乎不

知道再说些其它什么话，而且，原先看来是必要的对话，现在也可以通过眼神或者干脆连眼神都不必给予，双方就能明白一切。言语被大量地省略了。这种省略，只能进一步强化似乎满世界都注满了的孤独。

杜小康开始想家，并且日甚一日地变得迫切，直至夜里做梦看到母亲，哇哇大哭起来，将父亲惊醒。

“我要回家……”

杜雍和不再乱发脾气。他觉得自己将这么小小年纪的一个孩子，就拉进他这样一个计划里，未免有点残酷了。他觉得对不住儿子。但他现在除了用大手去安抚儿子的头，也别无它法。他对杜小康说：“明年春天之前就回家，柳树还没有发芽时就回家……”他甚至向儿子保证，“我要让你读书，无忧无虑的地读书……”

后来，父子俩都在心里清楚了这一点：他们已根本不可能回避孤独了。这样反而好了。时间一久，再面对天空一片浮云，再面对这浩浩荡荡的芦苇，再面对这一缕炊烟只就不再忽然地恐慌起来。

他们还各自创造和共同创造了许多消解孤独的办法：父子俩一起出发走进芦苇丛里，看谁捡的鸭蛋多；他们用芦苇扎成把，然后堆成高高的芦苇塔，爬上去，居然看到好几个散落在芦苇丛里的人家和村落；杜小康用芦苇编了几十只小笼子，又捉了几十只只有这里的芦苇丛里才有的那种身材优美的纺纱娘放入笼中，使寂静的夜晚，能听到它们此起彼伏的鸣叫；……。

鸭子在这里长得飞快。很快就有了成年鸭子的样子。当它们全部浮在水面上时，居然已经是一大片了。

杜小康注定了要在这里接受磨难。而磨难他的，正是这些由他和父亲精心照料而长得如此肥硕的鸭子。

那天，是他们离家以来所遇到的一个最恶劣的天气。一早上，天就阴沉下来。天黑，河水也黑，芦苇成了一片黑海。杜小康甚至觉得风也是黑的。临近中午时，雷声已如万辆战车从天边滚动过来，过了一会，暴风雨就歇斯底里地开始了，顿时，天昏地暗，仿佛世纪已到了末日。四下里，一片呼呼的风声和千万支芦苇被风撅断的咔嚓声。

鸭栏忽然被风吹开了，等父子俩一起扑上去，企图修复它时，一阵旋风，几乎将鸭栏卷到了天上。杜雍和大叫了一声“我的鸭子”，几乎晕倒在地上。因为，他看到，鸭群被分成了无数股，一下子就在他眼前消失了。

杜小康忘记了父亲，朝一股鸭子追去。这股鸭子大概有六七十只。它们在轰隆隆的雷声中，仓皇逃窜着。他紧紧地跟随着它们。他不停地用手拨着眼前的芦苇。即使这样，脸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芦苇叶割破了。他感到脚钻心地疼痛。他顾不得去察看一下。他知道，这是头年的芦苇旧茬儿戳破了他的脚。他一边追，一边呼唤着他的鸭子。然而这群平时很温顺的小东西，今天却都疯了一样，只顾没头没脑地乱窜。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将这群鸭重新又赶回到原先的地方。

这群鸭似乎还记得这儿曾是它们的家，就站在那儿，惶惶不安地叫唤。

杜小康喊着父亲，但却没有父亲的回答。父亲去追另一股鸭了。他只好一个人去扶已倒下的鸭栏。他在扶鸭栏的同时，嘴里不住地对那些鸭子说：“好乖乖，马上就好了，你们马上就有家了……”

父亲也赶着一股鸭回来了。两股鸭立即会合到一起，大声叫着，仿佛是两支队伍会合一般。

杜小康和父亲一道扶起鸭栏，将已找回来的鸭赶进栏里后，又赶紧去找那些不知去向的鸭——大部分鸭还没有被赶回来。

到暴风雨将歇时，依然还有十几只鸭没被找回来。

杜雍和望着儿子一脸的伤痕和乌得发紫的双唇，说：“你进窝棚里歇一会，我去找。”

杜小康摇摇头：“还是分头去找吧。”说完，就又走了。

天黑了。空手回到窝棚的杜雍和没有见到杜小康，他就大声叫起来。但除了雨后的寂静之外，没有任何回应。他就朝杜小康走去的方向，寻找过去。

杜小康找到了那十几只鸭，但在芦荡里迷路了。一样的芦苇，一样

重重叠叠无边无际。鸭们东钻西钻，不一会工夫就使他失去了方向。眼见着天黑了。他停住了，大声地呼喊着父亲。就像父亲听不到他的回应一样，他也不能听到父亲的回应。

杜小康突然感觉到他已累极了，将一些芦苇踩倒，躺了下来。

那十几只受了惊的鸭，居然一步不离地挨着主人蹲了下来。

杜小康闻到了一股鸭身上的羽绒气味。他把头歪过去，几乎把脸埋进了一只鸭的蓬松的羽毛里。他哭了起来，但并不是悲哀。他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想哭。

雨后天晴，天空比任何一个夜晚都要明亮。杜小康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蓝成这样的天空。而月亮又是那么地明亮。

杜小康顺手捋了几根白嫩的芦苇根，在嘴里甜津津地嚼着，望着异乡的天空，心中不免又想起母亲，想起桑桑和许多油麻地的孩子。但他没有哭。他觉得自己突然地长大了，坚强了。

第二天早晨，杜雍和找到了杜小康。当时杜小康正在芦苇上静静地躺着。不知是因为太困了，还是因为他又饿又累坚持不住了，杜雍和居然没有能够将他叫醒。杜雍和背起了疲软的儿子，朝窝棚方向走去。杜小康的一只脚板底，还在一滴一滴地流血，血滴在草上，滴在父亲的脚印里，也滴在跟在他们身后的那群鸭的羽毛上……

鸭们也长大了，长成了真正的鸭。它们的羽毛开始变得鲜亮，并且变得稠密，一滴水也不能泼进了。公鸭们变得更加漂亮，深浅不一样的蓝羽、紫羽，在阳光下犹如软缎一样的闪闪发光。

八月的一天早晨，杜小康打开鸭栏，让鸭们走到水中时，他突然在草里看到了一颗白色的东西。他惊喜地跑过去捡起，然后朝窝棚大叫：“蛋！爸！鸭蛋！鸭下蛋了！”杜雍和从儿子手中接过还有点温热的蛋，嘴里不住地说：“下蛋了，下蛋了……”

## 6

在杜小康和父亲离开油麻地的最初几天里，桑桑还时常想起杜小康。但时间一长，他也就将他淡忘了。桑桑有鸽子，有细马，有阿恕和

秃鹤，有很多很多的同学，还有许多事情可做。桑桑不可能总去想着杜小康。他只是偶尔想起他来。但一有事情可做，又立即不再去想他了。

油麻地的人也一样，只是在碰到杜小康的母亲时，才会想起问一声：“他爷儿俩怎么样了？”杜小康的母亲总是说：“不知道呢，也没有个信回来。”

秋后，秋庄稼都已收割，本来就很开阔的大平原，变得更加开阔，开阔得让人心里发空。油麻地人的日子，似乎比任何一个季节都显得平淡。劳作之后的疲劳，日益加深的寒意，满目正在枯萎的作物，使人有一种日子过到尽头的感觉。

桑桑生病了。他的脖子有点僵硬，并且隐隐约约地时常感到有点疼痛。母亲对父亲说了这个情况，但父亲似乎没有在意。母亲就带他去了油麻地地方上的小门诊室。医生摸了摸桑桑的脖子，说：“怕是有炎症。”就让桑桑打几天消炎针再说。这天，桑桑打完针往家走时，听到了一个传闻：杜雍和父子放鸭，不小心将鸭放进了人家的大鱼塘。把人家放养的小鱼苗都吃光了，鸭子与船统统被当地人扣留了。

桑桑回家，把这一传闻告诉了母亲。亲叹息了一声：“杜家算是完了。”

桑桑天天去打针，几乎天天能听到那个传闻。他去过红门，但红门一直闭着。

这传闻传了几天，就不传了，好像是个谣言。桑桑心里又不再有杜小康二，有空就和阿恕到收割了庄稼的地里疯玩，要不就和细马放羊去。

又过了些日子，这天傍晚，桑桑提了个酱油瓶去朱一世的杂货铺打酱油，刚走上大桥，就听村里有人说：“快去看看，杜雍和被抬回来了！”等桑桑过了桥，就有很多人在传：“杜雍和回来了！”而孩子们则在传：“杜小康回来了！”

人们都在朝红门方向走。

桑桑抓着酱油瓶，快速跑到了许多人的前头。

村后有一条通向远方的路。路口正对着杜小康家所在的这条村巷。巷口都是人，把桑桑的视线挡住了，根本看不见那条路。

红门开着无人管。

“回来了!”“回来了!”

桑桑看到那巷口的人坝，像被一股洪水冲决了似的，忽然地打开了。

两个大汉抬着一块门板，门板上躺着杜雍和。杜小康和母亲跟在门板后面。

桑桑把脑袋挤在人缝里，往外看着。

抬门板的大概是杜小康家的亲戚。他们和杜小康的母亲一起去了芦荡，将杜雍和杜小康接了回来。

躺在门板上的杜雍和，瘦得只剩下一袭骨架。他的颧骨本就高，现在显得更高，嘴巴瘦陷下去，形成了阴影。头发枯干，颜色像秋后霜草丛里的兔毛。高眉骨下的双眼，透出一股荒凉式的平静。

走在后面的杜小康，好像又长高了。裤管显得很短，膝盖和屁股，都有洞或裂口，衣服上缺了许多纽扣，袖口破了，飘着布条。头发很长，与杜雍和的头发一样的枯干，但却黑得发乌，脖子已多日不洗，黑乎乎的。面容清瘦，但一双眼睛却出奇的亮，并透出一种油麻地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可能有的早熟之神。他双手抱着一只小小的柳篮，小心翼翼地，仿佛那只篮里装了什么脆弱而又贵重的东西。

桑桑看到了杜小康。但杜小康似乎没有看到他，在众人抚慰的目光下，走进了红门。

第二天一早，桑桑的母亲一开门，就看到杜小康抱着一只柳篮站在门口。

“师娘，桑桑起来了么?”

桑桑的母亲，一边将杜小康拉进院里，一边朝屋里叫着：“桑桑，小康来啦!”

桑桑连忙从床上蹦到地上，鞋也没穿，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往外跑。

杜小康将柳篮送到桑桑手上：“里面有五只鸭蛋，都是双黄的。”

这五只鸭蛋，大概是杜小康从大芦荡带回来的全部财富。

桑桑低下头去。他看到五只很大的、颜色青青的鸭蛋，正静静地躺在松软的芦花上。

## 7

桑桑现在所见到的杜小康，已经不是过去的杜小康了。

对于杜小康来讲，无论到哪一天，他也不会忘记在芦荡度过的那几个月——

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天空、芦荡、大水、狂风、暴雨、鸭子、孤独、忧伤、生病、寒冷、饥饿……这一切，既困扰、磨难着杜小康，但也在教养、启示着杜小康。当杜雍和因为鸭群连续几次误入人家的鱼塘，几乎吃尽了塘中刚放养的几万尾鱼苗，被愤怒的当地人扣下小船与整个鸭群，而陷入一贫如洗的绝望时，他万万不会想到这段时间的生活给了儿子多少珍贵的财富！杜雍和不吃不喝地躺在鱼塘边上时，杜小康也一动不动地坐在了他的身边。他有父亲的悲伤，却并无父亲的绝望。现在，倒什么也不怕了。他坐在那里，既没有向人家哀求，也没有向人家发怒。他反而觉得父亲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的鸭子毁掉了几十户人家的一片希望，就像他们也被毁掉了希望一样。杜小康是坐在那里咀嚼着油麻地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去咀嚼的，由大芦荡给予他的那些美丽而残酷的题目。他不可能立即领悟，但他确实比油麻地的孩子们提前懂得了许多……

桑桑现在再见到的杜小康，已经是一个远远大于他的孩子了。

当桑桑向杜小康问起他以后怎么办时，杜小康并没有太大的惊慌与悲哀。他与桑桑坐在打麦场上的石礅上，向桑桑说着他心中的打算。他至少有十项计划，而他最倾向于做的一个计划是：在油麻地小学门口摆个小摊子卖东西。

而这个计划是桑桑最感吃惊的一个计划：他怎么能在学校门口，当着大家的面做小买卖呢？满眼全是他的同学呀！

杜小康却是一副很坦然的样子：“你是怕大家笑话我？”

“大家不会笑话你的。”

“那怕什么？就是笑话我，我也不在乎。”

杜小康向桑桑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计划：“我们家开了那么多年的小商店，我知道应该进什么货、什么好卖；我在学校门口摆个小摊，那么多学生，买个削笔刀啦，买几块糖啦，谁不愿意出了校门就能买到？……”

桑桑觉得杜小康的计划是有理的。

“那你有钱进货吗？”

“没有。”

“怎么办？”

“能想到办法的。”

桑桑与杜小康分手后，回到家中。晚上，他等鸽子都进窝后，将窝门关上了。他用笼子捉了十只鸽子。桑桑的鸽子，都是漂亮的鸽子。第二天一早，提了笼子，去镇上，将这些鸽子卖给了一个叫“喜子”的养鸽人。他拿了鸽子卖得的二十元钱，直接去找杜小康，将钱统统给了杜小康。

杜小康一手抓着钱，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用另一只手抓住桑桑的一只手，使劲地、不停地摇着。

过了一个星期，杜小康在校园门口出现了。他挎一只大柳篮子。柳篮里装了零七八碎的小商品。柳篮上还放了一只扁扁的分了许多格的小木盒。一格一格的，或是不同颜色的糖块，或是小芝麻饼什么的。盒上还插了一块玻璃。玻璃擦得很亮，那些东西在玻璃下显得很好看。

他坐在校门口的小桥头上。令油麻地小学的老师 and 学生们都感震惊的是，这个当初在油麻地整日沉浸在一种优越感中的杜小康，竟无一丝卑微的神色。他温和、略带羞涩地向那些走过他身旁的老师、学生问好



或打招呼。

最初几天，反而是同学们不好意思。因此，几乎没有一点生意。

桑桑替他感到失望。

杜小康安慰桑桑：“会有生意的。”那时，杜小康又想起了那次鸭被惊散了，还有最后十几只没有找到的情景，父亲说，算了，找不到了，别找了。他却说，能找到的。结果真的找到了。

第一个来买杜小康东西的是桑桑。

杜小康无限感激地望着桑桑，会意地笑着。

生意慢慢有了。渐渐地，油麻地的孩子们，再去杜小康那里买东西时，就没有异样的感觉了，仿佛只不过是在从一个朋友那里取走一些东西而已。他们可以先不给钱，先在心中记住。而杜小康知道，他们绝不会白拿他的东西的。

那天，学生们都在上课时，桑乔站在办公室的廊下，望着校门外的杜小康，正在冬季的第一场雪中，稳稳地坐在树下，对另外几个也在廊下望着杜小康的老师说：“日后，油麻地最有出息的孩子，也许就是杜小康！”

几次挣扎均告失败之后的杜雍和，在经过一段调养之后，已能走动了。他平和了，眼中已不再有什么欲望。他像一个老人一样，在村里东走走，西走走。

红门里，实实在在地成了空屋。

红门里，还欠人家不少债。但债主知道，杜雍和现在也拿不出钱来还他们，也就不急着催他。其中有个债主，自己实在是窘迫，只好登门来要债。见杜家满屋空空，就又不不好意思地走了。但最后还是逼得无法，就再一次进了红门。

杜雍和感到有无限歉意。他在表示了自己无能为力、债主只好又走出红门时，一眼注意到了那两扇用上等材做成的红门。他追出来，将那个债主叫住。

那个债主走回来问：“有事吗？”

杜雍和指着红门：“值几个钱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杜雍和十分平静：“你摘了去吧。”

“那怎么行呀。”

“摘了去吧。我屋里也没有什么东西。这院子有门没有门，也没有多大关系。”

那债主用手摸了摸，敲了敲两扇红门，摇了摇头：“我怎么好意思摘下这对门？”

杜雍和说：“我对你说，你不把它摘了去，我明天可得给别人了。”

那债主走了。傍晚，他自己没有来，而是让两个儿子来将这对红门摘走了。

与杜小康并排站在院墙下的桑桑，情不自禁地抓住了杜小康的手。

这两扇曾为杜家几代人带来过光彩与自足的红门，随着晃动，在霞光里一闪一闪地亮着。

当这被杜小康看了整整十四年的红门，在他的视野里终于完全消失时，桑桑觉得与自己相握的手，开始微微发颤，并抓握得更紧……

## 第九章 药寮

### 1

桑乔出身卑微，对于这一点，油麻地的人几乎谁也不了解——桑乔是从外地调来的。

从前的桑乔家没有一寸土地。桑乔只断断续续念过一年私塾。桑乔才十几岁，就开始跟着父亲打猎。一年四季，就在芦苇丛里走，在麦地里走，在林子里走，在荒野里走，眼睛总是瞪得滴溜圆，鼻子也总是到处嗅着。桑乔至今还有每走到一处就嗅嗅鼻子的习惯，并且嗅觉特别灵敏。因此，桑桑家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桑乔从外面回来了，一进屋，就嗅了嗅鼻子说：“家里有股骚味。”全家人就都嗅鼻子，但谁也嗅不出什么骚味来。桑乔却一口咬定说：“有。”最后，总会找到骚味的来源的，或是被桑桑用被子掩盖了的尿湿了的褥子，或是猫把尿撒了几滴在墙角上了。桑乔打猎，直打到二十五岁。二十五岁时的桑乔，皮肤是烟熏般的黄黑色。在这段岁月里，桑乔足足地领略到了猎人的艰辛与猎人的屈辱。在这个以农耕为本的地方，打猎是一种最低贱的行当。可是，桑乔家无地，他不得不打猎，不得不常常抓着血淋淋的野兔或野鸡，十分不雅地站在集市上向人兜售他的猎物。桑乔是在时刻可见的鄙夷的目光里长到二十五岁的。二十五岁之前的桑乔，因为不经常与人对话，总在沉默中度过，还落下了一个口吃的毛病。

桑乔从内心里厌恶打猎。桑乔喜欢的是读书识字。他凭着他一年私塾所学得的几个字，逮到什么书，就拚命去读，去猎获，样子就像跟随在他身边的那条猎狗。桑乔在河坡上，在麦地里，在树林间，看了无数本他从各处捡来的、搜寻来的、讨来的书。文字以及文字告诉他的故事、道理，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说话虽然结巴，但人们还是从他的结结巴巴的话里看出了他的不同寻常之处。当到处兴办学校，地方上一时找不到教书先生发愁时，居然有人一下子想到了他。

桑乔很快向人们证明了他是一个出色的教书先生。

他从一处换到另一处，而每换一处，都是因为他工作的出色。他一个台阶地上升着，直至成为一所完全小学的校长。

桑乔十分鄙视自己的历史。他下苦功夫纠正了自己的口吃，尽力清

洗着一个猎人的烙印。当他站在讲台上讲课，当他把全体教师召集在一起开会，当他坐在藤椅上教人排戏，竟然没有人再能从他身上看出一丝猎人的痕迹来了。

但他自己，却在心中永远地记着那段历史。

他把那支猎枪留下了。后来的岁月中，不管迁移到什么地方，他总要把这支猎枪挂在外人看不到的房间的黑暗处。

猎枪挂在黑暗里，桑乔却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它。但桑乔看到的不是猎枪，而是一根黑色的鞭子。

桑乔很在乎荣誉。因为桑乔的历史里毫无荣誉。桑乔的历史里只有耻辱。桑乔看待荣誉，就像当年他的猎狗看待猎物。桑乔有一只小木箱子。这只小木箱里装满了他的荣誉：奖状与作为奖品的笔记本。不管是奖状还是笔记本，那上面都有一个让他喜欢的不同级别的大红章。有地方政府这一级的，有县一级的，甚至还有省一级的。无论是奖状，还是笔记本，那上面所写着的都大同小异：奖给先进教育工作者桑乔。一年里头，桑乔总要在一些特别的时节或时刻，打开箱子来看一看这些奖状和笔记本。那时，巨大的荣誉感，几乎会使他感到晕眩。

现在，是桑桑六年级的上学期。

桑桑早看上了父亲小木箱里的笔记本。但一直没有下手，现在，他很想下手。他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他要好好地准备。桑桑不管做什么事情，总爱摆谱，总爱把事情做得很大方，很有规格。但也不考虑后果。他将碗柜改成鸽笼，就是一例。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我应该有很多本子，生词本、造句本、问答本……他粗算了一下，要有10本本子。前天，他曾向母亲要钱去买本子，但被母亲拒绝了：“你总买本子！”桑桑沉浸在他的大计划里，激动不。这天上午，桑桑趁父亲去镇上开会，终于把小木箱从柜顶上取了下来，然后趁母亲去邱二妈家玩，将它抱到了屋后的草垛下。他撬掉了那把小锁，打开了这只从前只有父亲一人才有权利打开的小木箱。他把这些差不多都是布面、缎面的笔记本取出来一数，一共12本。他把它们一本一本地摆开，放在草上。自从读书以来，他还从未使用过如此高级的本子。他看着这些笔记本，居然流出一串口水来，滴在了一本笔记本的缎面上。他把一本笔记本打开，看到了一枚红红的章子。他觉得章子挺好看。但却毫无父亲的荣誉感。等他把所有笔记本都打开看了看之后，他开始觉得盖章子的那一页很别扭了。他马

上想到的一点就是清除掉这一页。他要把父亲的笔记本变成他桑桑的笔记本。只有这样，他用起来心里才能痛快。他想撕掉那一页，但试了试，又不太敢，只将其中一本的那一页撕开一寸多长。他把这些笔记本装进了书包。但，心里一直觉得那盖章子的一页是多余的。午饭后，他到底将装笔记本的书包又背到了屋后的草垛下。他取出一本打开，哗地一下撕下了那盖章子的一页。那声音很脆，很刺激人。他接着开始撕第二本的、第三本的……。不一会，草上就有了十二张纸人。十二枚大小不一、但一律很红亮的章子，像十二只瞪得圆圆的眼睛在看着他。他忽然有点害怕了。他四下里看了看人，忙将这十二张纸搓揉成一团。他想将这一团纸扔到河里，但怕它们散开后被人发现，就索性将它们扔进了黑暗的厕所里。

下午上课，桑桑的桌上，就有一本又一本让人羡慕的笔记本。

桑乔发现这些笔记本已被桑桑划为己有，是在一个星期之后。那是一个星期天，桑桑还在外面玩耍，柳柳不知要在桑桑的书包里找什么东西，把桑桑书包里的东西全都倒在了床上，被正巧进来的桑乔一眼看见了。他首先发现的是那些笔记本已变薄(桑桑有撕纸的习惯，一个字没写好，就哗地撕掉)，其中有几本，似乎还只剩下一小半。他再一本本地打开来看，发现那一页一页曾经看了让他陶醉的盖了大红章的纸，都被撕掉了。当即，他就歇斯底里吼叫起来，吓得柳柳躲在墙角上，捂住耳朵，闭上眼睛不敢看他。

桑桑回来之后，即遭到了一顿毒打。桑乔把桑桑关在屋里，抽断了两根树枝，直抽得桑桑尖厉地喊叫。后来，桑乔又用脚去踢他，直将他一脚踢到床肚里。桑桑龟缩在黑暗的角落里抖抖索索地哭着，但越哭声音越小——他已没有力气哭了，也哭不出声来了。

被关在门外的母亲，终于把门弄开，见桑乔抓着棍子还浑身发颤地守在床前等桑桑出来再继续揍他，拼了命从桑乔手里夺下棍子：“你要打死他，就先打死我！”她哭了，把桑桑从床下拉出，护在怀里。

柳柳更是哇哇大哭，仿佛父亲不是打的桑桑，而是打的她。

桑乔走出门去，站在院子里，脸色苍白，神情沮丧，仿佛十几年用心血换来的荣誉，真的被儿子一下子全都毁掉了。

当天深夜，桑乔一家人，都被桑桑锐利的叫唤声惊醒了。

母亲下了床，点了灯，急忙过来看他。当她看到桑桑满头大汗，脸已脱色，再一摸他的手，直觉得冰凉时，大声喊桑乔：“他爸，你快起来!你快起来!”

桑桑用一只手捂着脖子向母亲说着：“脖子疼。”

母亲将他的手拿开，看到了他脖子上一个隆起的肿块。这个肿块，她已看到许多日子了。

又一阵针扎一般的疼痛袭击了桑桑，他尖叫了一声，双手死死抓住了母亲的手。母亲坐到床边将他抱起，让他躺在了她怀里。

桑乔站在床边问：“这个肿块已长了多少天啦?我怎么没看见?”

母亲流着泪：“你整天就只知道忙你的学校!你什么时候管过孩子?你还能看见孩子长了东西?两个月前，我就对你说过，你连听都没听进耳朵里去!……”

桑桑的头发都被汗水浸湿了。他的嘴唇一直在颤动着。他躺在母亲怀里，一次又一次地被疼痛袭击着。

桑乔这才发现眼前的桑桑清瘦得出奇：两条腿细得麻秆一般，胸脯上是一根根分明的肋骨，眼窝深深，眼睛大得怕人。

桑乔翻出两粒止痛片，让桑桑吃了，直到后半夜，桑桑的疼痛才渐渐平息下去。

## 2

桑乔带着桑桑去了镇上医院。几个医生都过来看，看了之后，都说：“桑校长，早点带孩子去城里医院看，一刻也不能拖延。”

桑桑从医生们的脸上，更从父亲的脸上，看出了事情的严重。

当天，桑乔就带着桑桑去了县城。

桑桑去了三家医院。每一家医院的医生，都是在检查完他脖子上的肿块之后，拍拍他的头说：“你先出去玩玩好吗?”桑乔就对桑桑说：“你到外面玩一会，我马上就来。”桑桑就走出了诊室。但桑桑没有走出医

院到外面去玩，而是坐在医院走廊里的长椅上。他不想玩，就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等父亲。

桑桑能感觉到父亲的表情越来越沉重，尽管父亲做出来的是一副很正常的样子。但桑桑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种什么感觉。他只知道跟着父亲走进医院，走出医院，走在大街上。他唯一感觉到的是父亲对他很温和，很温暖。父亲总是在问他：“你想吃些什么？”而桑桑总是摇摇头：“我不想吃什么。”桑桑心里确实没有去想什么。

天黑了，父子俩住进了一家临河小旅馆。

晚饭吃得有点沉闷，但桑桑还是吃了一些。他发现父亲在吃饭时，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筷子放在菜盘里，却半天不知道夹菜。当父亲忽然地想到了吃饭时，又总是对桑桑说：“吃饱了饭，我们逛大街。”

这是桑乔带着桑桑第一回夜晚留宿城里。

桑桑跟着父亲在大街上走着。已是秋天，风在街上吹着时，很有了点凉意。街两旁的梧桐树，虽然还没有落叶，但已让人感觉到，再刮几起秋风，枯叶就会在这夜晚的灯光里飘落。父子俩就这样走在梧桐树下的斑驳的影子里。秋天夜晚的大街，反倒让人觉得比乡村的夜晚还要寂寞。

父亲看到桑桑落在了后面，就停住了，等他走上来时，说：“还想逛吗？”

桑桑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想逛，还是不想逛。

父亲说：“天还早，再走走吧。”

桑桑依然跟着父亲。

路过一个卖菱角的小摊，父亲问：“想吃菱角吗？”

桑桑摇摇头。

路过一个卖茶鸡蛋的小摊，父亲问：“想吃茶鸡蛋吗？”

桑桑还是摇摇头。

又路过一个卖煊藕的小摊，父亲问：“吃段煊藕吧？”这回，他不等桑桑回答，就给桑桑买了一大段煊藕。

桑桑吃着煊藕，跟着父亲又回到了小旅馆。

过不一会，就下起晚雨来。窗外就是河。桑桑坐在窗口，一边继续吃煊藕，一边朝窗外望着。岸边有根电线杆，电线杆上有盏灯。桑桑看到了灯光下的雨丝，斜斜地落到了河里，并看到了被灯光照着的那一小片水面上，让雨水打出来的一个个半明半暗的小水泡泡。他好像在吃藕，但吃了半天，那段藕还是那段藕。

“不好吃，就不吃了。父亲说完，就从桑桑手中将那段藕接过来，放在床头的金属盘里，“早点睡觉吧。”父亲给桑桑放好被子，并且帮着桑桑脱了衣服，让桑桑先钻进被窝里，然后自己也脱了衣服，进了被窝。这是个小旅馆，父子俩合用一床被子。

桑桑已经没有和父亲合用一床被子睡觉的记忆了，或者说，这种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桑桑借着灯光，看到了父亲的一双大脚。他觉得父亲的大脚很好看，就想自己长大了，一双脚肯定也会像父亲的大脚一样很好看。但，就在他想到自己长大时，不知为什么鼻头酸了一下，眼泪下来了。

父亲拉灭了灯。

桑桑困了，不一会就睡着了。但睡得不深。他隐隐约约地觉得父亲在用手抚摸着他的脚。父亲的手，一会在他的脚面上来回地轻抚着，一会在轻轻地捏着他的脚趾头。到了后来，就用手一把抓住他的脚，一松一紧地捏着。

桑桑终于睡熟。他醒来时，觉得被窝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他微微抬起头来，看见父亲正坐在窗口抽烟。天还未亮。黑暗中，烟蒂一亮一亮地照着父亲的面孔，那是一张愁郁的面孔。

雨似乎停了，偶尔有几声叮咚水声，大概是岸边的柳树受了风吹，把积在叶子上的雨珠抖落到河里去。

第二天，父亲带着桑桑回家了。



路过邱二妈家门口时，邱二妈问：“校长，桑桑得的什么病？”

桑乔竟然克制不住地在喉咙里呜咽起来。

邱二妈站在门口，不再言语，默默地看着桑桑。

桑桑还是那样跟着父亲，一直走回家中。

母亲似乎一下子就感觉到了什么，拉过桑桑，给他用热水洗着脸，洗着手。

桑乔坐在椅子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老师们都过来了。但谁也没有向桑乔问桑桑究竟得了什么病。

球场上传来了阿恕们的喊声：“桑桑，来打篮球！”

蒋一轮说：“桑桑，他们叫你打篮球去呢。”

桑桑走出了院子。桑桑本来是想打一会篮球的，但走到小桥头，突然地不想打了。

就又走了回来。当他快走到院门口时，他听见了母亲的压抑不住的哭声，那哭声让人想到天要塌下来。

柳柳并不知道母亲为什么那样哭，直觉得母亲哭总是有道理的，也就跟着哭。

邱二妈以及老师们都在劝着母亲：“师娘师娘，别这么哭，别这么哭，别让桑桑听见了……”

桑桑没有进院子。他走到了池塘边，坐在塘边的凳子上，呆呆地看着池塘里几条在水面上游动着的只有寸把长的极其瘦弱的小鱼。他想哭一哭，但心中似乎又没有什么伤感的东西。他隐隐地觉得，他给全家，甚至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带来了紧张、恐慌与悲伤。他知道，事情是十分严重的。然而，在此刻他却就是无法伤心起来。

他觉得有一个人朝他走来了。他用两只细长的胳膊支撑在凳子上，转过头去看。他见到了温幼菊。

温幼菊走到了他跟前，把一只薄而柔软的手轻轻放在他的肩上：“桑桑，晚上来找我一下好吗？”

桑桑点点头。他去看自己的脚尖，但脚尖渐渐地模糊了起来。

### 3

桑桑最喜欢的男老师是蒋一轮，最喜欢的女老师是温幼菊。

温幼菊会唱歌，声音柔和而又悠远，既含着一份伤感，又含着一份让人心灵颤抖的骨气与韧性。她拉得一手好胡琴。琴上奏得最好的又是那曲《二泉映月》。夏末初秋的夜晚，天上月牙一弯，她坐在荷塘边上，拉着这首曲子，使不懂音乐的乡下人，也在心里泛起一阵莫名的悲愁。桑桑的胡琴就是温幼菊教会的。

在桑桑看来，温幼菊最让人着迷的还不仅仅在于她会唱歌，会拉胡琴，更在于她一年四季总守着她的药罐子。他喜欢看她熬药，看她喝药，看她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温幼菊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那副样子。她自己似乎也很喜欢自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使她感到自己很温馨，也很有人情。

因为她的房间一年四季总飘逸着发苦的药香，蒋一轮就在她的门上挂了一小块木牌，那上面写了两个字：药寮。

桑桑不懂“寮”是什么意思，蒋一轮就告诉他：“寮就是小屋。”

温幼菊笑笑，没有摘掉牌子。她的小屋本就是熬药的地方。她喜欢熬药，甚至喜欢自己有病，“药寮”——这个名字挺古朴，挺雅的。

桑桑进屋子时，温幼菊正在熬药。

温幼菊坐在小凳上，见了桑桑，也给了他一张小凳，让他与她一起面对着熬药的炉子。

这是一只红泥小炉，样子很小巧。此时，炭正烧得很旺，从药罐下的空隙看去，可以看到一粒粒炭球，像一枚枚蛋黄一样鲜艳，炉壁似乎被烧得快要溶化成金黄色的流动的泥糊了。

立在炉上的那只黑色的瓦罐，造型土气，但似乎又十分讲究，粗朴

的身子，配了一只弯曲得很优雅的壶嘴和一个很别致的壶把。药已经煮开。壶盖半敞，蒸气推动着壶盖，使它有节奏地在壶口上弹跳着。蒸气一缕一缕地升腾到空中，然后淡化在整个小屋里，使小屋里洋溢着一种让人头脑清醒的药香。

在深秋的夜晚，听着窗外的秋风吹着竹林与茅屋，小红炉使桑桑感到十分温暖。

温幼菊没有立即与桑桑说话，只是看着红炉上的药罐，看着那袅袅飘起的淡蓝色的蒸气。她的神情，就像看着一道宁静的风景。

桑桑第一次这样认真地面对红炉与药罐。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他好像也是挺喜欢看这道风景的。

温幼菊往罐里续了点清水之后，依然坐了下来。她没有看桑桑，望着红炉与药罐问他：“害怕吗？”

桑桑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害怕还是不害怕。他甚至有点渴望自己生病。但他又确实感觉到了，事情似乎太严重了。他倒是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孤独感。

桑桑望着炉口上似有似无的红焰，不说话。

“你来听听我的故事吧。”温幼菊回忆着，“我很早就失去了父母。是奶奶把我带大的。我得永远记住我的奶奶，永生永世。这倒不在于奶奶知我的冷热，知我的饥饱，而在于她使我学会了活着所必要的平静和坚韧。奶奶是个寡言的人。细想起来，奶奶没有留给我太多的话。在我的记忆里，最深刻的，只有她留下的两个字：别怕！这几乎是她留给我的全部财富，但这财富是无比珍贵的。记得我七岁时，那年冬天，我望着门前那条冰河，很想走过去。我想站在对岸，然后自豪地大声叫奶奶，让她来看我。但我走到冰上时，却不敢再往前走了，虽然我明明知道，冰已结得很厚很厚。这时，我感觉到身后的岸上，站着奶奶。我没有回头看她，但我能感觉到奶奶的目光——鼓励我的目光。当我还在犹豫不决时，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别怕！奶奶的声音不大，但在我听来，却像隆隆的雷声。我走过去，走过去，一直走过去……我登上了对岸，回头一看，奶奶正拄着拐棍站在寒冷的大风中，当时奶奶已经七十岁了。我没有大声地叫她。因为，我哭了。……”

温幼菊用铁钩捅了几下炉子，炉口飞出一片细小的火星。

“十二岁那年，我生病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病。医生说，我只能再活半年。那天傍晚，我独自一人走到大堤上去，坐在一棵树下，望着正一寸一寸地落下去的太阳。我没有哭，但我能感觉到我的手与脚都是冰凉的。奶奶拄着拐棍来了。她没有喊我回家，而是在我身边坐下了。天黑了下來，四周的一切，都渐渐地被黑暗吞

没了。风越吹越大，我浑身哆嗦起来。当我抬头去望奶奶时，她也正在望我。我在黑暗里，看到了她的那双慈祥的、永远含着悲悯的眼睛。我扑到她怀里，再也克制不住地哭泣起来。她不说话，只是用手抚摸着我的脑袋与肩头。月亮升上来了，很惨白的一轮。奶奶说：别怕！我伏在她腿上，竟然睡着了。……后来的日子里，奶奶卖掉了她的一切，领着我四处治病。每当我感到绝望时，奶奶总是那句话：别怕！听到这两个字，我就会安静下来。那时，我既不感到恐怖，也不感到悲伤。我甚至那样想：我已见过太阳了，见过月亮了，见过麦地和风车了，见过那么多那么多的好人了，即使明天早上，真的走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我像所有那些与我年纪一样大的女孩子一样，觉得很快乐。奶奶每天给我熬药。而我每天都要喝下一碗一碗的苦药。我听从奶奶的，从不会少喝一口。喝完了，我朝奶奶笑笑。……”

温幼菊将药倒进一只大碗，放上清水，接着再熬第二和。

停顿了很久，温幼菊才说：“十七岁那年，我考上了师范学校。也就是那年秋天，奶奶走了。奶奶活了八十岁。奶奶是为了我，才活了八十岁的。奶奶临走前，抓住我的手，她已说不出话来了。但我从她微弱的目光里，依然听到了那两个字：别怕！”她没有看桑桑，但却把胳膊放在了桑桑的脖子上：“桑桑，别怕……”

眼泪立即汪在了桑桑的眼眶里。

温幼菊轻轻摇着桑桑，唱起歌来。没有歌词，只有几个抽象的叹词：

咿呀……呀

咿呀……呀，

咿呀……哟，

哟……，

哟哟， 哟哟……，

咿呀咿呀哟……

这几个叹词组成无穷无尽的句子，在缓慢而悠长的节奏里，轻柔却又沉重，哀伤却又刚强地在暖暖的小屋里回响着。桑桑像一只小船，在这绵绵不断的流水一样的歌声中漂流着。……

#### 4

桑乔丢下工作，领着桑桑去了苏州城看病。一个月下来，看了好几家医院，用尽了所带的钱，换得的却是与县城医院一样的结论。桑乔看过不少医书，知道医学上的事。随着结论的一次又一次的相同，他已不再怀疑一个事实：桑桑不久后将离他而去。桑乔已不知道悲哀，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长出一头白发。他总是在心里不停地责备自己对桑桑关注得太迟了——甚至在桑桑已经病得不轻的情况下，还为了那点荣誉凶狠地毒打了他。他对桑桑充满了怜悯与负疚。

“这种病反而可能会被一些偏方治好。”抱着这一幻想，桑乔买了一些他深知是无用的药，领着桑桑又回到了油麻地，从此开始了对民间绝招的寻找。这个行动开始后不久，线索就一天一天地增多，到了后来，竟有了无数条线索。就像过去紧紧抓住任何一个可获取荣誉的机会一样，桑乔拚命抓住了这些听来可以夺回桑桑生命的线索。

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油麻地的人经常看到的情景是：桑乔领着桑桑出门了，或是桑乔领着桑桑回家了。有时，是桑乔拉着桑桑的手在走路；有时，是桑乔背着桑桑在走路。有时是当天出门当天回来，有时则一两天或两三天才回来。归来时，总会有不少人走上前来观望。人们从桑乔脸上也看到过希望，但看到更多的是深深的无望。桑乔的样子一日比一日疲惫，而桑桑也在一日一日地消瘦。到了后来，人们再看到桑乔又从外面领着桑桑回来时，见桑乔的表情都有点木讷了。桑乔依旧没有放弃任何一条线索，并且还在一个劲地寻找线索。他的行为几乎变成了一种机械性的行为，能在几天时间里面，就踏破一双鞋底。

油麻地的孩子们并不懂得桑桑的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但他们从桑桑父母的脸上和老师的脸上感觉到了在桑桑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当桑桑出现时，他们总显出不知如何看待桑桑的样子而远远地站着不说话。少数几个孩子，如秃鹤、阿恕，会走过来叫一声“桑桑”，但很快又不知道再与桑桑说些什么好了。那一声“桑桑”，声音是异样的，亲切而带了些怜悯。

桑桑发现，他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孩子们所注意。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娇气感和莫名其妙的满足感。他哀伤而又甜美地接受着那一双双祝福与安慰的目光，并摆出一副“我生病了”的无力而不堪一击的样子。他忽然文静了，卫生了，就像当初纸月到油麻地小学来读书那会一样。所不同的是，现在，他又多了些娇气与软弱。他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大家的照顾，用感激而温柔的目光去看着帮助着他的人。他还在断断续续地上课。老师们对他总是表扬，即使他的课堂回答并不理想，即使他的作业错得太多。桑桑也并不觉得这一切有什么不合适，只是稍稍有点害臊。

在无数双目光里，桑桑总能感觉到纸月的目光。

自从桑桑被宣布有病之后，纸月的目光里就有了一种似有似无的惊恐与哀伤。她会在人群背后，悄悄地去注视桑桑。而当桑桑偶然看到她的目光时，她会依旧望着桑桑，而不像往常那样很快将目光转到一边去。倒是桑桑把目光先转到了一边。

纸月知道桑桑生病的当天，就告诉了外婆：“桑桑生病了。”

从那以后，纸月隔不几天，就会走进桑桑家的院子，或是放下一篓鸡蛋，或是放下一篮新鲜的蔬菜。只对桑桑的母亲说一句话：“是外婆让我带来的。”也不说是带给谁吃的。而桑桑的母亲在与邱二妈说起这些东西时，总是说：“是纸月的外婆，带给桑桑吃的。”

那天，桑乔背着桑桑从外面回来时，恰逢下雨，路滑桥滑。纸月老早看到了艰难行走着的他们，冒着雨下从操场边上的草垛上拔下了一大抱稻草，将它们厚厚地撒在了容易打滑的桥上。趴在桑乔背上的桑桑远远就看到了这一切。当桑乔背着桑桑踏过松软的稻草走进校园里，桑桑看到了站在梧桐树下的纸月：她的头发已被雨水打湿，其中几丝被雨水贴在了额头上，瘦圆的下巴上，正滴着亮晶晶的雨珠。

冬天将要结束时，桑桑的身体明显地变坏了。他每天下午开始发

烧，夜里睡觉时，动不动就一身虚汗，就像刚被从水中打捞出来一般。早晨起来，桑桑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仿佛自己不久就会像他的鸽子一样飘入空中。也就在这越来越感无望的日子里，桑乔带着桑桑去外地求医时，偶然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在离油麻地一百多里地的一个叫牙塘的地方，有个老医生，得祖传的医道与秘方，专治桑桑的这种病，治好了许多人。

这天，桑乔领着桑桑再一次出发了。

才开始，桑桑是拒绝出发的。他大哭着：“我不去！我不去！”他不想再给自己治病了。这些日子，他已吃尽了无数的苦头。苦药，他已不知喝下了多少碗。他甚至勇敢地接受了火针。一根那么长的针，烧得通红，向他脖子上的肿块直扎了下去。……

又是温幼菊将他叫进了她的“药寮”，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像她的奶奶当年那样对桑桑说了一句话：“别怕！”然后儿就坐在红泥小炉的面前，望着药罐，唱起那天晚上唱的那首无词的歌……

文弱的温幼菊，却给了他神秘的力量。

一路上，桑桑的耳边总能听到那支歌。

随着与牙塘距离的缩短，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有希望。桑乔一路打听，而一路打听的结果是：那个希望之所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确定，越来越让人坚信不移。人们越来越仔细地向他描摹着那个叫高德邦的老医生的家史以及高家那种具有传奇色彩的医疗绝招。桑乔甚至碰到了一个曾被高德邦治好的病人。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病人，他看了一下桑桑的肿块说：“和我当时的肿块一模一样，也是长在脖子上。”然后他一边向桑乔诉说着高德邦的神奇，一边让桑乔看他的脖子——光溜溜的没有任何病相的脖子。看了这样的脖子，桑乔笑了，并流下泪来。他朝他背上的桑桑的屁股上使劲地打了两下。

而早已觉得走不动路的桑桑，这时要求下来自己走路。

桑乔同意了。

他们是在第三天的上午，走到牙塘这个地方边上的。当从行人那里认定了前面那个小镇就是牙塘时，他们却站住不走了，望着那个飘着炊烟

的、房屋的屋顶几乎是清一色的青瓦盖成的小镇。在桑乔眼里，这个陌生而普通的小镇，成了让他灵魂颤栗的希望之城。“牙塘!牙塘!.....”他在心中反复念叨着这个字眼，因为，它与儿子的生命休戚相关。

桑桑觉得父亲一直冰凉干燥的手，现在出汗了。

他们走进了镇子。

但仅仅是在半个小时之后，父子俩的希望就突然破灭了——

他们在未走进高家的院子之前，就已在打听高德邦家住哪儿时听到了消息：“高德邦头年就已经去世了。”但桑乔还是拉着桑桑，坚持着走进了高家院子。接待他们的是高德邦的儿子。当他听明白了桑乔的来意之后，十分同情而不无遗憾地说：“家父去年秋上，过世了。”并告诉桑乔儿高德邦是突然去世的，他们家谁也没有从高德邦那里承接下祖上那份医术。桑乔听罢，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拉着桑桑的手走出高家的院子的。

当天，桑乔没有领着桑桑回家，而是在镇上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了。他突然地感到，他已再也抵挡不住沉重的疲倦。他两腿发软，已几乎走不动路了。

桑桑也已疲倦不堪，进了小旅馆，和父亲一道上了床，倒头就睡。

## 5

桑乔和桑桑回到油麻地小学时，全校师生正在大扫除。地已扫得很干净了，但还在扫；玻璃已擦得很亮了，但还在擦。见了桑乔，从老师到学生，都一脸歉意。因为，一直挂在油麻地小学办公室墙上的那面流动红旗，在这两天进行的各学校互比中，被别的学校摘去了：油麻地小学从外部环境到内部教学秩序，皆一片混乱。昨天，当这面红旗被摘掉后，老师们立即想起了此时此刻正背着桑桑走在路上的桑乔，一个个都在心里感到十分不安，他们甚至有一种犯罪感。因此，今天从一早上就开始整理校园。他们要在桑乔和桑桑回来之前，将油麻地小学恢复到桑乔未丢下工作之前的水平。

桑乔知道了这一切，苦笑了一声。

春天到了。一切都在成长、发达，露出生机勃勃的样子。但桑桑却瘦成



了骨架。桑桑终于开始懵懵懂懂地想到一个他这么小年纪上的孩子很少有机会遇到的问题：突然地，不能够再看到太阳了！他居然在一天之中，能有几次想到这一点。因为，他从所有的人眼中与行为上看出了这一点：大家都已经预感到了这不可避免的一天，在怜悯着他，在加速加倍地为他做着一些事情。他常常去温幼菊那儿。他觉得那个小屋对他来说，是一个最温馨的地方，他要听温幼菊那首无词歌，默默地听。他弄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喜欢听那首歌。

他居然有点思念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一天。那时，他竟然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因为，在想着这一天的情景时，他的耳畔总是飘扬着温幼菊的那首无词歌。于是，在他脑海里浮现的情景，就变得一点也不可怕了。

桑乔从内心深处无限感激温幼菊。因为，是她给了他的桑桑以平静，以勇气，儿子在最后的一段时光里，依然那样美好地去看他的一切，去想他的明天。

桑桑对谁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加善良。他每做一件事，哪怕是帮别人从地上捡起一块橡皮，心里都为自己而感动。

桑桑愿意为人做任何一件事情：帮细马看羊，端上一碗水送给一个饥渴的过路人，……。他甚至愿意为羊，为牛，为鸽子，为麻雀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这一天只桑桑坐到河边上，他想让自己好好想一些事情——他必须抓紧时间好好想一些事情。

一只黄雀站在一根刚刚露了绿芽的柳枝上。那柳枝太细弱了，不胜黄雀的站立，几次弯曲下来，使黄雀又不时地拍着翅膀，以减轻对柳枝的压力。

柳柳走来了。

自从桑桑被宣布有病之后，柳柳变得异常乖巧，并总是不时地望着或跟着桑桑。

她蹲在桑桑身边，歪着脸看着桑桑的脸，想知道桑桑在想些什么。

柳柳从家里出来时，又看见母亲正在向邱二妈落泪，于是问桑桑：“妈妈为什么总哭？”

桑桑说：“因为我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就你一个人去吗？”

“就我一个人。”

“我和你一起去了你带我吗？”

“那个地方，只有我能去。”

“那你能把你的鸽子带去吗？”

“我带不走它们。”

“那你给细马哥哥了？”

“我和他已经说好了。”

“那我能去看你吗？”

“不能。”

“长大了，也不能吗？”

“长大了，也不能。”

“那个地方好吗？”

“我不知道。”

“那个地方也有城吗？”

“可能有的。”

“城是什么样子？”

“城……城也是一个地方，这地方密密麻麻地有很多很多房子，有

一条一条的街，没有田野，只有房子和街……”

柳柳想像着城的样子，说：“我想看到城。”

桑桑突然想起，一次他要从柳柳手里拿走一个烧熟了的玉米，对她说：“你把玉米给我，过几天，我带你进城去玩。”柳柳望望手中的玉米，有点舍不得。他就向柳柳好好地描绘了一通城里的好玩与热闹。柳柳就把玉米给了他。他拿过玉米就啃，还没等把柳柳的玉米啃掉一半，就忘记了自己的诺言。

桑桑的脸一下子红了……

第二天，桑桑给家中留了一张纸条，带着柳柳离开了家。他要让柳柳立即看到城。

到达县城时，已是下午三点。那时，桑桑又开始发烧了。他觉得浑身发冷，四肢无力。但，他坚持着拉着柳柳的手，慢慢地走在大街上。

被春风吹拂着的县城，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迷人。城市的上空，一片纯净的蓝。太阳把城市照得十分明亮。街两旁的垂柳，比乡村的垂柳绿得早，仿佛飘着一街绿烟。一些细长的枝条飘到了街的上空，不时地拂着街上行人。满街的自行车，车铃声响成密密的一片。

柳柳有点恐慌儿紧紧抓住桑桑的手。

桑桑将父亲和其他人给他的那些买东西吃的钱，全都拿了出来，给柳柳买了各式各样的食品。还给她买了一个小布娃娃。他一定要让柳柳看城看得很开心。

桑桑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带柳柳去看城墙。

这是一座老城。在东南一面，还保存着一堵高高的城墙。

桑桑带着柳柳来到城墙下时，已近黄昏。桑桑仰望着这堵高得似乎要碰到了天的城墙，心里很激动。他要带着柳柳沿着台阶登到城墙顶上，但柳柳走不动了。他让柳柳坐在了台阶上，然后脱掉了柳柳脚上的鞋。他看到柳柳的脚板底打了两个豆粒大的血泡。他轻轻地揉了揉她的脚，给她穿上鞋，蹲下来，对她说：“哥哥背你上去。”

柳柳不肯，因为母亲几次对她说，哥哥病了，不能让哥哥用力气。

但桑桑硬把柳柳拉到了背上。他吃力地背起柳柳，沿着台阶，一级一级地爬上去。过不一会，冷汗就大滴大滴地从他额上滚了下来。

柳柳用胳膊搂着哥哥的脖子，她觉得哥哥的脖子里尽是汗水，就挣扎着要下来。但桑桑紧紧地搂着她的腿不让她下来。

那首无词歌的旋律在他脑海里盘旋着，嘴一张，就流了出来：：

咿呀……，

咿呀……呀，

咿呀……哟，

哟……，

哟哟，哟哟……，

咿呀咿呀哟……

登完一百多级台阶，桑桑终于将柳柳背到了城墙顶上。往外看，是大河，是无边无际的田野；往里看，是无穷无尽的房屋，是大大小小的街。

城墙顶上有那么大的风，却吹不干桑桑的汗。他把脑袋伏在城墙的空隙里，一边让自己休息，一边望着远方：太阳正在遥远的天边一点一点地落下去……

柳柳往里看看，往外看看，看得很欢喜，可总不敢离开桑桑。

太阳终于落尽。

当桑乔和蒋一轮等老师终于在城墙顶上找到桑桑和柳柳时，桑桑已经几乎无力再从地上站起来了……。

桑桑脖子上的肿块在迅速地增大。离医生预见的那个日子，也已越来越近了。但无论是桑桑还是父母以及老师们，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平静。桑乔不再总领着桑桑去求医了。他不愿再看到民间医生们那些千奇百怪的方式给桑桑带来的肉体的痛苦。他想让桑桑在最后的时光里不受打扰，不受皮肉之苦，安安静静地活着。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纸月的外婆去世了。

桑桑见到纸月的小辫上扎着白布条，是在小桥头上。那时，桑桑正趴在桥栏杆上望着池塘里刚刚钻出水面的荷叶尖尖。

纸月走过之后，那个白布条就在他眼中不时地闪现。桑桑很伤感，既为自己，也为纸月。一连几天，那根素净的白布条，总在他眼前飘动。这根飘动的白布条，有时还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而优美的情景。

夏天到了，满世界的绿，一日浓似一日。

这天，桑乔从黑暗中的墙上摘下了猎枪，然后反复拭擦着。他记得几年前的一天，桑桑曾望着墙上挂着的这支猎枪对他说：“爸，带我打猎去吧。”桑乔根本没有理会他，并告诫他：“不准在外面说我家有支猎枪！”桑桑问：“那为什么？”桑乔没好气地说：“不为什么！”后来，桑乔几次感觉到桑桑总有一种取下猎枪来去打猎的愿望。但他用冷冷的目光熄灭了桑桑的念头。现在，他决定满足儿子的愿望。他不再在乎人们会知道他从前是一个低贱的猎人。

桑乔要给桑桑好好打一回猎。

打猎的这一天，天气非常晴朗。

桑乔完全是一副猎人的打扮。他头戴一顶草帽，腰束一根布带。布带上挂着一竹筒火药。裤管也用布束了起来。当他从校园里走过时，老师和学生们竟一时没有认出他来。他已一点也不再像斯文的“桑校长”。

走过田野时，有人在问：“那是谁？”

“桑校长。”

“别胡说了，怎么能是桑校长？”

“就是桑校长!”

“桑校长会打猎?”

“怕是从前打过猎。”

桑乔听到了，转过身来，摘下草帽，好像在让人看个清楚：我就是桑乔。

桑桑跟在父亲身后，心里很兴奋。

桑乔选择了桑田作为猎场。

一块很大很大的桑田。一望无际的桑树，棵棵枝叶繁茂，还未走进，就远远地闻到了桑叶所特有的清香。没有一丝风，一株株桑树，好像是静止的。

桑桑觉得桑田太安静了，静得让他不能相信这里头会有什么猎物。

然而，桑乔一站到田头时，脸上就露出了微笑：“别出声，跟着我。”

桑乔从肩上取下枪，端在手中，跑进了桑田。

桑桑很奇怪，因为他看到父亲在跳进桑田时，仿佛是飘下去的，竟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倒是他自己尽管小心翼翼，双脚落地时，还是发出了一丝声响。

桑乔端着枪在桑树下机敏而灵活地走着。

桑桑紧张而兴奋地紧紧跟随着。自从他被宣告有病以来，还从未有过这种心情。

桑乔转过头来，示意桑桑走路时必须很轻很轻。

桑桑朝父亲点点头，像猫一般跟在父亲身后。

桑乔突然站住不走了，他等桑桑走近后，把嘴几乎贴在了桑桑的耳朵

上：“那儿有两只野鸡!”

桑桑顺着父亲的手指，立即看到在一棵桑树的下面，一只野鸡蹲在地上，一只野鸡立在那里。都是雄鸡，颈很长，羽毛十分好看，在从桑叶缝隙里筛下的阳光下一闪一闪地亮，仿佛是两个稀罕的宝物藏在这幽暗的地方。桑桑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让桑桑觉得它马上就要跳出来了，他立即用手紧紧捂住嘴，两只眼睛则死死盯住桑树下的那两只野鸡。

桑乔仔细检查了一下猎枪，然后小声地对桑桑说：“我点一下头，然后你就大声地喊叫!”

桑桑困惑地望着父亲。

“必须把它们轰赶起来。翅膀大张开，才容易被击中。”

桑桑似乎明白了，朝父亲点了点头，眼一眨不眨地看着父亲。一见到父亲点头，他就猛地朝空中一跳，大声叫喊起来：“噉——! 噉——!”

两只野鸡一惊，立即扇动翅膀向空中飞去。野鸡的起飞，非常笨拙，加之桑树的稠密，它们好不容易才飞出桑林。

桑乔的枪口已经对准了野鸡。

“爸，你快开枪呀!”

桑乔却没有开枪，只是将枪口紧紧地随着野鸡。

野鸡扇动着翅膀，已经飞到四五丈高的天空。只见阳光下，五颜六色的羽毛闪闪发光，简直美丽极了。

桑乔说了一声“将耳朵捂上”，少顷，开枪了。

桑桑即使用双手捂住了耳朵，还仍然觉得耳朵被枪声震麻了。他看到空中一片星星点点的火花，并飘起一缕蓝烟。随即，他看到两只野鸡在火花里一前一后地跌落了下来。他朝它们猛跑过去。桑树下，他分别找到了它们。然后，他一手抓了一只，朝父亲跑过来，大声叫着：“爸爸!爸爸!你看哪!”他朝父亲高高地举起了那两只野鸡。

桑乔看到儿子那副高兴得几乎发狂的样子，抓着猎枪个两眼顿时湿润了。……

7

田猎后大约一个星期，纸月走进了桑桑家的院子。桑桑不在家。纸月把一个布包包交给了桑桑母亲：“师娘，等桑桑回来，交给桑桑。”

桑桑的母亲打开布包，露出一个书包来。那书包上还绣了一朵好看的红莲。那红莲仿佛在活生生地在开放着。

“书包是我妈做的，可结实了，能用很多年很多年。”纸月把“很多年很多年”重重地说着。

桑桑的母亲明白纸月的心意，心一热，眼角上就滚下泪珠来。她把纸月轻轻拢到怀里。桑桑的母亲最喜欢的女孩儿，就是纸月。

纸月走了。但走出门时，她转过头来，又深情地看了一眼桑桑的母亲，并朝桑桑的母亲摇了摇手，然后才离去。

从外面回来的桑桑，在路上遇见了纸月。

桑桑永远改不了害羞的毛病。低着头站在那儿。

纸月却一直看着桑桑。

当桑桑终于抬起头来时，他看到纸月不知为什么两眼汪满了泪水。

纸月走了。

桑桑觉得纸月有点异样。但他说不清楚她究竟是因为什么。

第二天，纸月没有来上学。第三天、第四天，纸月仍然没有来上学。

第四天晚上，桑桑听到了消息：纸月失踪了，与她同时失踪的还有浸月寺的慧思僧人。

不知为什么，当桑桑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并不感到事情有多么蹊



跷。

板仓地方上的人，似乎也不觉得事情有多么蹊跷。他们居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上头，仿佛有一对父女俩，偶然地到板仓住了一些日子，现在不想再住了，终于回故乡去了。

过了些日子，桑桑对母亲说出去玩一会，却独自一人走到了浸月寺。

寺门关着。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寺庙的风铃，在风中寂寞地响着。

桑桑坐在台阶上，望着那条穿过林子的幽静小道。他想像着纸月独自一人走到寺庙来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他在心里认定了，纸月是常常从这条小道上走进寺院的，那时，她心中定是欢欢喜喜的。

桑桑陷入了困惑与茫然。人间的事情实在太多，又实在太奇妙。有些他能懂，而有些他不能懂。不懂的也许永远也搞不懂了。他觉得很遗憾。近半年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似乎又尤其多，尤其出人意料。现在，纸月又突然地离去了。他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一串串轻松与沉重、欢乐与苦涩、希望与失落相伴的遭遇中长大的。

他在台阶上坐了很久，有一阵，他什么也不去想，就光听那寂寞的风铃声。

## 8

桑桑坚持上学，并背起了纸月送给他的书包。他想远方的纸月会看到他背着这个书包上学的。他记着母亲转述给他的纸月的话——“很多年很多年”。他在心里暗暗争取着，绝不让纸月失望。

桑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刚强。

仲夏时节，传来一个消息，有人在江南的一座美丽的小城看到了纸月与慧思僧人。那小城本是慧思的故乡。他已还俗了。

也是在这一时节，油麻地来了一个外地的郎中。当有人向他说起桑桑的病后，他来到了油麻地小学。看了桑桑的病，他说：“我是看不了这个病，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能看。他是看这个病的高手。”于是，留了那个高手的姓名与地址。

桑乔决定再带着桑桑去试一下。

那个地方已出了本省。父子俩日夜兼程，三天后才找到那个地方。那个高手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已不能站立，只是瘫坐在椅子上，脑袋稳不住似地直晃悠。他颤颤抖抖地摸了摸桑桑脖子上的肿块，说：“不过就是鼠疮。”

桑乔唯恐听错了：“您说是鼠疮？”

“鼠疮。”老人口授，让一个年轻姑娘开了处方，把这药吃下去，一日都不能间断。七天后，这孩子若是尿出棕色的尿来，就说明药已有效应了。带孩子回去吧。”

桑乔凭他的直觉，从老人的风骨、气质和那番泰然处之的样子上，认定这一回真的遇上高手了。他向老人深深鞠了一躬，并让桑桑也深深鞠了一躬。

此后，一连几个月，桑桑有许多时间是在温幼菊的“药寮”里度过的。

温幼菊对桑桑的父母说：“我已熬了十多年的药，我知道药该怎么熬。让我来帮你们看着桑桑喝药吧。”她又去买了一只瓦罐，作为桑桑的药罐。

红泥小炉几乎整天燃烧着。

温幼菊轮番熬着桑桑的药和她自己的药，那间小屋整天往外飘着药香。

一张桌子，一头放了一张椅子。在一定的时刻，就会端上两只大碗，碗中装了几几乎满满一下子熬好的中药。温幼菊坐一头，桑桑坐一头。未喝之前十几分钟，他们就各自坐好，守着自己的那一碗药，等它们凉下来好喝。

整个喝药的过程，充满了庄严的仪式感。

桑桑的药奇苦。那苦是常人根本无法想像的。但是，当他在椅子坐定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丝恐怖感。他望着那碗棕色的苦药，耳畔响着的

是温幼菊的那首无词歌。此时此刻，他把喝药看成了一件悲壮而优美的事情。

七天后，桑乔亲自跟着桑桑走进厕所。他要亲眼观察桑桑的小便。当他看到一股棕色的尿从桑桑的两腿间细而有力地冲射出来时，他舒出一口在半年多时间里一直压抑于心底的浊气，顿时变得轻松了许多。

桑乔对温幼菊说：“拜托了。”

温幼菊说：“这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你们，包括纸月在内的孩子们，让桑桑看到了许多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他没有理由不好好吃药。”

一个月后，桑桑的脖子上的肿块开始变软并开始消退。

就在桑桑临近考初中之前，他脖子上的肿块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这天早晨，桑乔手托猎枪，朝天空扣动了扳机。

桑乔在打了七枪之后，把猎枪交给了桑桑：“再打七枪！”

桑桑抓起那支发烫的猎枪，在父亲的帮助下，将枪口高高地对着天空。

当十四声枪响之后，桑桑看着天空飘起的那一片淡蓝色的硝烟，放声大哭起来。

桑桑虽然没有死，但桑桑觉得他已死过一回了。

桑桑久久地坐在屋脊上。

桑桑已经考上了中学。桑乔因为工作的出色，已被任命到县城边上一所中学任校长。桑桑以及桑桑的家个又要随着父亲去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桑桑去了艾地，已向奶奶作了告别。桑桑向蒋一轮、温幼菊、杜小康、细马、秃鹤、阿恕……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孩子们，也一一作了告别。

桑桑无法告别的，只有纸月。但桑桑觉得，他无论走到哪儿，纸月

都能看到他。

油麻地在桑桑心中是永远的。

桑桑望着这一幢一幢草房子，泪水朦胧之中，它们连成了一片金色。

鸽子们似乎知道了它们的主人将于明天一早丢下它们永远地离去，而在空中盘旋不止。最后，它们首尾相衔上仿佛组成了一只巨大的白色花环，围绕着桑桑忽高

忽低地旋转着。

桑桑的耳边，是好听的鸽羽划过空气发出的声响。他的眼前不住地闪现着金属一样的白光。

一九六一年八月的这个上午，油麻地的许多大人和小孩，都看到了空中那只巨大的旋转着的白色花环……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写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全文完）



[ibook.178.com](http://ibook.178.com)